



21

特へ 16  
2752  
21



門 16  
號 2752  
卷 21

丹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七首

石林凌翁傳

凌石林翁者諱昆字文紹石林其別號也石林翁教  
二子舉進士有官封矣其鄉人雅尊慕之而不以官  
稱曰石林翁云翁先世為常熟人後割邑之支曰太倉  
州遂為太倉人父曰處士公某與故書生陳文壁友  
善文壁蚤卒頰守志不失然居貧甚有一女處士公

昭和十六年  
十一月十九日  
碑求

州山人系 卷 十一  
廿餘年矣  
憐之以翁贅曰寧棄吾兒毋寧使陳文失所也而翁  
自少時則已警穎疆記誦稍長善屬文有聲矣尋構  
痰疾每屬文疾輒作會文壁嘗師事故陸太宰完屬  
太宰之江右臬道歸行求得翁大喜曰是不孤為陳  
生壻者問何以不業舉子翁用疾對太宰強之學疾  
輒大作翁乃歎曰將無柰吾數如大人遺體何棄去  
不顧顧為詩詩率清雅有致陸公微知翁賢使子姓  
從之游又延翁家塾誨諸孫翁抗顏嚴規條諸孫毋  
得挾貴次第受指太宰幸重用事使使語翁吾能官  
若若何欲翁遜謝曰不佞生善病是不任學焉能任

官陸公愈益賢翁顧謂子姓汝曹日兢兢冠蓋當不  
愧凌氏子耶久之太宰坐寧藩敗下獄諸門下客相  
引鳥獸散翁獨變名姓為傳致家屬居間萬方救解  
屬事定乃辭歸處士公有四子皆素饒當析翁獨讓  
不受曰吾既以大人命食陳氏貧柰何溷諸兄為也  
翁性寬平多通為鄉黨亭質疑事多悅服去不數數  
治生產然有天幸不至乏絕三子伯汝志仲汝某季  
雲翼翁以書授伯季曰若差敏畢吾願謂仲若代吾  
外汝志既踰冠補郡博士弟子試輒居高等而會郡  
教授錢先生寬者故嘗為陽明家言翁命汝志往游

馬汝志與雲翼先後成進士汝志繇宜春令高第入  
拜刑科給事中累遷戶科都給事中雲翼繇南京工  
部郎佐浙江臬凌遂大顯盛臺部使者有司車騎相  
望石林翁不色喜既受封如雲翼官猶時時服故巾  
履呼召所善為布衣飲而汝志以廷諍故再受杖雲  
翼數與倭夷角幾危翁咲談自若第貽書戒之曰吾  
安得有汝汝國身也努力勿以老人為念汝志與雲  
翼感泣愈自奮政績為名卿大夫汝志官應天府丞  
以勞瘁卒翁老且哀思目漸失明久之雲翼遷江西  
叅政還念翁疾欲上書乞歸養翁疆起曰老人行愈

矣慎無負

上恩雲翼之叅政三月而翁竟捐館又

兩月陳夫人亦逝陳夫人即文壁女也汝志為給事  
中時嘗上文壁嬾守節事下御史如例旌異陳夫人  
少而婉嫵有母風既以勤佐石林翁起家教諸子有  
內助焉翁美鬚髯渥顏白皙與人交忻忻如也微時  
嘗有所親厚為州曹掾入視之時黃守廷宣搜捕得  
翁大怒聲若乳虎左右為辟易既見乃解問知為翁  
又業詩因試之詩詩立就守大喜攝衣延坐談竟日  
出目送之曰此吾老友時又有刁氏奴者稱豪里中  
翁不為下因起大獄窘翁且株及汝志郡王推與齡

州黃守仁山王倅聘皆名士也前後攝讞翁見輒曰  
此長者當不為惡又以試汝志文高獄頓解翁既貴  
戒其家春秋祠三公弗怠也人或以刁氏奴言者翁  
曰吾非忘之非吾力不及也吾不欲用吾力乘人耳  
翁他行多類此

王生曰凌翁大畧云爾事具見瞿先生景淳誌中始  
凌翁七十時余以翁故謁大丞相徐公文公屈指翁  
事曰此古所謂長者不悖德者也既及陸太宰終始  
則矍然曰難矣哉吾不能老長安城然覩鼎革者數  
數矣存不與其榮事不忘其難抑何希濶鮮述也余  
三復徐公言蓋有深意焉嗚呼凌翁誠難哉

### 羅司勳傳

羅司勳者諱某字德方萬安人也嘗一為諸生去之  
以處士老而其子良成進士貴矣得封為司勳員外  
郎於是人人稱司勳公云蓋司勳公少而穎異善屬  
文其大王父奇之為擇名傳傳焉有以繪鷹乞詩者  
公從旁援筆為二韻語大王父益奇之曰是兒千里  
駒也公以明經補諸生有聲矣而會大王父與公儒  
隱公先後塲公拔起總家政能忍詬節嗜時用知物  
所以扞內外齟齬甚豫羅氏日益拓而稍怠於儒一

日忽不樂曰甚愧大王父言吾冒首而褐博何以見  
二父地下間司良敏曰駒老且駕而強飼之奚所致  
千里也迺不若飼吾汗血已為授良博士業三禮甫  
十餘歲業成萬安盧令以上學使者今師相徐公試  
而甚賢之謂盧曰去試地萬安遠矣誰與良偕來曰  
其父故諸生某也徐公曰促召而來欲屬以良公自  
念故諸生不足以辱使者鈞禮不鈞禮即不足以辱  
往逡巡請異日徐公待之久曰已之是不欲藉其子  
知也公自是罷家政一切不問而所以責課良靡間  
百里中少年戲公甫田穰穰舍而鈞奇以俟後時可

冀乎公謝曰非敢必有功也庶幾士之子恒為士耳  
良果成進士釋褐大名推官公曰處子而遽毋乎姑  
與偕一日良自外歸有慘色公問何為者良跪曰南  
樂有得遺馬者邑胥窺攝令奇也而指其讐言曰非遺  
馬盜馬也受金而縱盜者二人知而挾分受金者二  
人知而匿弗以告者三人攝令快是也獄成而按察  
以授我則柰何攝令之故為僚也公憮然曰僚重民  
乎色忤之孰與疚痛也良悟而出士人罪按察業無  
以難也當良之以最超為吏部郎計復欲奉公行公  
笑曰吏部踧踏杜門樂乎若中介而諳百氏實勝我

吾去若歸矣公里居而稱鄉人者無下數百千度有  
爭從公取質不復問有司也入人為曲解亡論滿者  
即所絀亦曉然揖謝矣始公諸父三人季與父俱早  
逝而存者瓜分其遺產行盡公獨讓取其棄曰二父  
幸饒母以故失歡也二父內愧亦稍為讓也伯兄之  
遺孤文衡甫二歲公撫之如良為授室矣而傲數迂  
公尋卒公攷其橐於丘嫂而損貲為調棺歛喪葬乃  
貽書良曰兒謂我處文衡母子奚若良泣報曰大人  
不難厚文衡難乎厚迂者耳公娶於今太子少保朱  
公之姊有女德公治家時嗃嗃也朱安人詭自言曰  
吾女而不敢重以聲加人蓋有制也迨為人母若主  
輕視管篋矣夫制人之與制於人孰便哉然而德日  
益損則又曰出吾之怒所之而猶以為未快也孰與  
受吾怒者之畏吾快也公大悟自是家庭蒸蒸諧矣  
公卒年六十三而朱安人先公二十四年卒  
外史氏曰余獲習參政恂恂敦文君子人也遇不可  
必違其志所治銓推轂天下賢士長者十居其七矣  
語有之木有根而水有源乃又曰芝無根醴無源孰  
信然哉非耶然觀司勳公隱行急於睦宗不私其有  
仁心為質以德報怨所植培漸摩者深矣

龔孺人小傳

世貞曰余伯父都事公云龔孺人十七歸都事公是時先大父司馬公鯨也而又宦游踰歲乃始取陳淑人陳淑人少長孺人一歲後淑人來而稱姑也孺人恂恂不以先故廢婦禮都事公多內寵而始難孺人寡專夕之御孺人第令別室居以歲時禮見懽然而已不復跡都事公所之都事公恒衣冠而揖孺人問訊亡恙已對坐茗語移刻乃罷竟孺人身不欲以褻見都事公孺人質明盍櫛坐寢堂男女大小數千指旅見各報所業孺人摘其尤惰者與朴而勤者為勞

苦手治卮酒調髓修飲之既退其飲者忻忻動顏色相勉亡負其見朴者望而自質責曰柰何不與主人燒力作而欲壹卮酒得手即孺人所任使亡弗稱材陸字畜犄蹄角以百計水孳魚鼈以石計圃人治果歲芥蔬以頃計諸水陸之饒計口程其美時羸縮而息之鹽醬益鼓不食新者手植之木可梓而漆寸石屑瓦必任毋廢以故孺人坐起不離寢而子母之利歸焉都事公非有游閒公子之積與名而好施予服食費御無下素封其業雖不復有所益於舊而賴孺人節縮扶之不大旁落都事公之外藏春不及秋熟



世經堂  
也而內藏可竟數歲然孺人老漸厭罷家政日誦讀  
佛書入益寡而子姓間以私耗其藏益單始女婢列  
侍孺人惴惴重足立相戒亡敢出聲以嚴孺人故而  
最後稍稍狎不校也曰吾嚮者烏得不嚴今老矣吾  
且聽吾子孫耳孺人避夷難而出就城中寓舍屬疾  
卒有二子長者為詹事主簿自免次翰林諸生於乎  
孺人稱於女德者此耳詩所詠即葛藟儉治服蘋蘩  
修祀事耳江沱之媵僅感後悔關雎之德止於不淫  
此豈必竒操偉業如丈夫哉孺人稱於女德者此耳  
是矣

徐母許太夫人傳

汝寧君之母許太夫人卒則已徵濟南生志其塋汝寧  
君意未已泣而曰傷哉貧也竟無以饒慰太夫人矣  
謂不穀也者廉是不穀以太夫人食廉也謂不穀宜  
出是不穀出而弃太夫人也謂不穀毋宜出是以毋  
出全不穀而奪太夫人意也天乎傷哉貧也君子聞  
而悲之蓋太夫人故少慧其父母絕憐愛其女為偃  
蹇丈夫子至笄始得承德公承德公業已三十餘廢  
著而就贅許諸為贅者嚴事其舅事母所問諸贅婦  
亦多操內權太夫人即不欲操內權曰吾敢扶吾家

而驕所天執承德公雖以授書佐生然時時苦不繼而又中任俠好客客至則毋問蚤暮責醇鮮室中太夫人顯績紡為粥甘好恭進之不令承德公知所繇來也太夫人雅善繪繪事妙絕吳興人以為管夫人復出爭購之太夫人時不憚撫圖歎曰此我所從取給者不爾吾且瘞吾筆矣汝寧君為兒時承德公昵不欲就外傳太夫人顧課督不少貸口授書機杼中篝燈熒熒至丙夜矣承德公歸自酒所咲謂太夫人若代吾為家又代吾為兒父吾又何慮哉汝寧君舉進士至比部郎承德公客日益進頌其於貧自如

太夫人愈益勤拮据業生曰公終始困我耳見幸貴奈何以父客累見汝寧君之讞獄江南及一再守汀州汝寧有聲最後奉太夫人從之汝寧居數月太夫人私喜語阿嬾若曹沾沾妄謂二千石重即肥毳共老人外愧不能逮若然庶幾稱吾見哉汝寧君坐飛語以比部謫告太夫人徐曰吾嚮者固疑之若好從文士輕薄王生輩遊宜其及也若毋負守且休矣汝寧君歸里居可二載念太夫人老不欲出太夫人固強之曰天子下尺一不旋踵奸逆如埽賢者秉國是為群俊先此豈若高卧日耶若居不能劾酒削漿

胃之技給我乃又不能走國門白見寃狀以升斗之  
祿祿我何足明臣子哉汝寧君次且久之不獲已且  
意太夫人健善飯廼別之選部大臣念汝寧君賢亡  
害六日為補長蘆判運兩月遷貳瑞州而太夫人已  
前卒於家矣太夫人卒之踰月汝寧君扶服歸以書  
抵王生如初語又兩月而王生始克為之傳承德公  
者諱某以汝寧君比部封稱其秩汝寧君名中行以

文行顯

贊曰以汝寧君之志養即不逮終無甚損何至乃自  
抑斥如趙苞温嶠哉其區區欲用闡弟之德借金石  
母朽其逝者志則可憫矣語曰蛭附驥且千里然則  
世之淑節懿範施於家室泯沒何可勝數哉何可勝  
數哉

周愍媪傳

吾王氏姊媪之卒也葬而王太史錫爵銘之矣其嗣  
子鳳孫泣而以銘來也曰舅氏為傳之或曰媪而銘  
又何傳也曰傷之也何傷乎曰傷其志也則為傳之  
而號之愍曰胡愍也曰愍媪之不易為節也媪故都  
事公女也其大父曰司馬公故俱貴也笄而歸太學  
生允元其父僉事公故又貴也允元為貴人子白哲

美少年博達強記妙能文辭風華蔚然媪不以色進  
媪相得也媪不待允元強而憂其無子以二媵薦曰  
庶其宜子乎吾猶子也已允元竟弗子而卒猶未逮  
強也媪欲絕下從者數矣而弗忍也曰僉事公老安  
敢以重貽其憂蚤莫治旨醴無倦也退而撫其所抱  
即鳳孫泣曰吾所不一日而餘吾息者以汝也五鼓  
起手泝泝先諸獲機軋軋非暮弗已曰吾不可當吾  
身而損亡者業也間謂其二媵曰吾寡死固當若少  
柰何任而往二媵感且哭曰死不令媪獨而見夫子  
也媪亦哭竟相守也鳳孫業已長亦能文辭媪古  
動色曰庶幾哉吾可藉手地下矣乃鳳孫屢薦於有  
司不獲售而里中豪數起大徭困之則數徙數廢箸  
家煢然窶也媪日鬱邑不自憚然益日拮据治生不  
以窶故輟供鳳孫讀也媪年六十五而死其為娶過  
三十年故未嘗獲須臾適也其所間關百折而不易  
念以撫其六尺區區殉周氏一杯土即古孤貞之士  
何異焉其志寧無可愍也彼夫世之所謂娶者垂瑜  
珥擁保姆財為之衛而子為之天而比於節何如也  
余故曰愍媪之不易為節也作周愍媪傳

嚴節婦諸傳

嚴節婦諸者笄而歸太學生起貞以婦道聞亡何起  
貞物諸痛欲絕曰天乎吾不忍于逝者則又撫其孤  
潤泣曰吾舍吾而從逝者則舍存者舍存者母以慰  
逝者自是不葷血食三載骨弗克立乃稍稍食曰孤  
幸長矣而尚未壯也居久之曰孤幸壯矣可教矣即  
外塾寘師命潤就正焉未辨色而起臧獲以次受署  
役則潤先之之塾色且不辨臧獲以次報署則潤後  
之從塾還課業與扶墮均矣故潤立而莊事諸猶孺  
子也臧獲人人惴恐不敢愛其力息產與素封等居  
久之倭亂作焚剽其廬諸挾潤間行獲入郡而閭右  
俠女諸而少潤者伺郟謀矯虔其產諸奮謂潤所不  
直而曹有如日晝筭授之使次第白之官其小者聽  
鄉三老咸立直閭右俠竊相伏曰非獨母敢少潤也  
諸亦凜凜丈夫者矣會今年壬申諸業五十潤已補  
太學上舍而天子方下公卿有司脩節俠孝行之  
事格當旌

王先生曰余始讀秦皇帝禮巴寡婦清事而卑秦風  
之不逮貧也乃至如公父文伯母所稱則沃土之為  
善難於瘠矣夫秦風奚咎也節婦少而嫠遂稱人母  
處困能拓居沃思節卒以其子與家亨焉夫豈獨其

志行殊哉吳與崑山之交水薄寡限土豐而少稜角  
其風靡靡庶幾哉節婦有以砥礪之矣

王烈婦傳

王子曰嗟乎死豈易言哉士固能談說道理觀利害  
夫觀利害則何能以死能談說道理則何以不死今  
夫疆場之劇白刃發而立殊此則為勝心死也兩壯  
用激杯酒變而戈矛此則為憐心死也彼其於死未  
暇計也嬾人女子非有談說之素一旦殉志捐脰此  
其難於士君子倍蓰然或有迫而未暇計者乃若從  
容回翔矢死必遂識不由教志不由暱豈不卓卓尤

茂哉蓋余讀王烈婦狀而悲之烈嬾者劉女也而婦  
於王是時王生甫十六烈婦少於生三歲然已婉孌  
有志操善文紅先諸獲機杼問井井也於是王生之  
父少叅公為滋陽令以母李往而生獨依其伯父母  
居用經術補邑弟子有聲當是時王生少年美姿貌  
負才氣芥視一第而小不讐即發憤下帷不勝袂故  
得疾寢甚烈婦處一室不敢以色見也迺又不敢弗  
見晨昏進湯藥慘瘁廢貌矣夜輒跪而祝曰天乎庶  
得以身代王生而生竟卒也生疾可歲餘日進一粥  
則烈婦亦進一粥生不食則亦不食也當生卒時家

衆環哭顧獨不見烈婦乃高室戶縊矣排闥而入救不死頃之則又縊復救不死顧謂其伯母姑郭吾死決矣慎毋令外人手吾尸也其至明旦復縊偶係脫墜地蘇烈婦哭曰柰何東我而不使我與夫偕乎天哉家衆乃益晝夜嚴視烈嬭烈嬭陽若為不死者而密製歛服書劄又剪一皮金為一香字以示侍女曰此所以志也吾骨亦若是耳又二十餘日而晨奠王生慟哭有異風起靈輜者再烈婦歸休其侍女曰為我而風乎母忤我風立觸汝矣及夕顧侍女具食於厨復高戶自縊乃絕其母兄解之則異風復歛起者

再踰三日而歛色如生王生諱錫第

贊曰烈婦死僅十七耳即所稱非有談說之素至性篤發乃見天則精誠之極金石為貫雖然夫豈弁髦生趣也哉彼所云云誠有以用其死也蓋余有事郢都而烈嬭之舅叅議公以給事著直節出守部郢得烈嬭死義狀甚詳故為傳之上太史以風夫稱男子者

補史傳四首

補蔡子英伯顏子中列傳

蔡子英永寧人元末嘗舉進士由選人需次還里而

是時擴廓丞相兵畧定河南開府辟子英參軍事累  
薦遷行省參政猶不離承相幕元數兵與明角不利  
則從之定西復敗於定西與承相相失單騎跳關中  
轉入南山明使使徵捕得子英傳詣京師渡江一夕  
亡去變姓名關中為人賃舂久之復見跡械過湯將  
軍欲以兵威懾子英長揖不拜湯將軍怒抑使膝坐  
不肯久燎其鬚且盡卒謾罵自如子英有妻流來洛  
陽道欲見子英子英謬曰吾故鰥耳即無鰥而使有  
妻不相愧見耶已遂至京師 高皇帝令置外舍沐  
欲官之子英退而因舍人上書其畧曰 皇帝恢廓

宏度曲宥亡國之臣不自死慚負 皇帝往者軍敗  
見俘漏命刃下荆棘之息延及七載重勞吏卒搜捕  
自外大化復忤貴臣萬分不足以辱膏斧 皇帝不  
即下司敗使得以衣冠待罪外傳傾否賜新授骨封  
肉 上恩德死且不朽臣有痼疾迷於心志藥石匪  
解竊謬惟少本書生奪志行伍過辱北帥知薦仕底  
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進不能效尺寸陪國家之  
論退不能畢命枹鼓以愧封圉之臣一溝板蕩覲顏  
失節 皇帝既不昭武功踐華苞宇窮髮臣嚮堅甲  
利兵宿積陳廩猶以為歎於志下有司飭學校褒予



死節風示後世豈以耆俊盈列待臣為多令亡命俘虜玷維新之化哉 皇帝辛亥憐臣母血藁街而以投瘴海禦魑魅無人之境臣若茹薺書上 高帝益異之陰戒舍人謹事子英亡恙以旦夕聞起居母令天下謂吾有殺義士名一夜子英大哭不止舍人問之曰吾自念故主耳乃具狀聞 上歎曰吾何苦一蔡子英彼喋喋泉下誓我執縱出塞追故元主於和林

逸史氏曰語云君行命臣行志豈不以天子之威極於僂身止矣勝國諸大夫委狗銜鉞然未有併其身全之者夫節士所守不見奪人 聖主所風不奪人守則 高皇帝之謂哉

伯顏子中者其先為西域人嘗從宦遊江西家焉而子中少好學業成五舉有司薦不第行省辟授西湖書院山長遷建寧路教授授諸生經子中固以文起教授而慷慨談兵饒技畧而會江西盜起行省馳拜子中都事使扞治贛州子中從諸生趣贛贛已破為漢子中倉卒募吏民與漢兵鬪城下不勝吏民死子中獨身繇間道走閩而閩帥陳友定方聚兵欲以守報元固熟子中名辟之授行省員外郎子中出奇計

以友定兵復建昌因浮海抵大都獻捷遷行省郎中  
再進吏部侍郎持節發廣西何真兵使救閩至則明  
廖將軍已破降何真子中跳墮馬折一足不死致軍  
廖將軍欲脅降子中不屈義而驛子中遂變姓名冠  
黃冠游行江湖間元之故臣義人哀憐之為傳致食  
而明皇帝數徵求子中不得則錄取妻子沒掖廷  
矣子中竟自匿不顧曰吾元臣死元固分何妻子言  
哉出購鵝自隨曰此以志也會事稍稍解子中乃遁  
還里中而上令郡國臚舉故元者碩令不應者坐大  
辟論布政使沈玄司子中歸狀密言之上使使持

詔以幣聘子中使者至子中啜大泣曰死晚矣乃以  
詔汚我歌七章祭祖父師友仰藥死

逸史氏曰嗟夫介哉伯顏子中也其間關險阻躡而  
愈振何與廬陵信公異焉天下盡屬明分已定父子  
中亦幾無日哉處死矣詔至乃引從容仰醵竟示不  
臣忠之時也而諸薦紳先生薄元虜謂亡所當殉於  
乎虜不得君臣哉

補陳友定擴廓帖木兒列傳

元亡其大臣伏節死者亡若福壽大夫矣而余闕李  
黼輩則咸捐身而殉守海內稱焉是時高皇帝兵

甫下金陵不銜反刃致旌大夫豈非風勵勞來之微  
哉屬天下垂定而所使使北招察罕父子南諭陳友  
定咸被扞禦察罕歿擴廓隨振帝所蚤莫不得高枕  
始赫然因兵威誅之然不得以寸削加擴廓友定則  
被執死耳竟不得辱身而易志彼二三君子者起農  
賈奪所業而兵非有父兄服休之素也從市人子弟  
約束烏合非有吏士之守也竿旗而纒刃非有武庫  
之利也一旦委質雲蒸龍變中原之墟去元而復為  
者十有餘歲閩粵中立兵革之間越山海而委輸彼  
其反掌瞠視為陳張所為豈不易易哉擴廓躡立間  
關百折而北趨友定驅妻子駢首東市乃其喻于節  
明矣元史不為友定立傳傳察罕亡及擴廓吾故為  
二臣傳

陳友定字安國世為福清人少徙汀之清流遂家焉  
友定始業農其為人勇沈喜游俠擊斷不復問家人  
有無要以借軀狗急行其志而已衆憚服之又樂也  
爭願為役至正壬辰盜起海上勢且及汀而汀判蔡  
公安募吏士乘城守友定以鄉里弟子見緩頰談軍  
事公安竒之授黃土寨巡檢從討延建邵諸山寨賊  
平之遷清流簿尋為清流令己亥陳友諒遣其將康

秦取邵武鄧克明寇汀州友定以總管禦之戰於黃  
土盡獲其部衆克明獨身跳去遷行省參政辛丑克  
明復來寇逆戰敗之遂開省于汀州遷左丞甲辰繼  
開省延平遷行省平章政事悉有閩中八郡地勝兵  
數萬人方國珍等來寇敗其師胡深既降明為明攻  
友定逆戰於錦江大破執殺深閩所使大都道絕友  
定即歲時多遣貢舶繇海道取登萊約以拾達三四  
元主嘉之下優詔慰稱友定戊申 明皇帝遣將軍  
胡廷美取我建寧亡何將軍湯和以大兵逼延平兵  
垂發齋書諭降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取血寘酒中  
盟諸將慷慨飲之誓以死報元亡何明兵至夾水而  
陳友定前戰不利歸謂諸將敵千里遠鬪氣銳慎毋  
戰戰徒多殺吏士爾吾壙山而塹壑蓄犀器飽士為  
持久困之伺間以動衆曰善遂棄城守勒吏士日夜  
擊刁斗被甲偶立不得更番休息怨甚而友定更疑  
蕭院判劉守仁有二志奪其兵守仁降士卒多踰城  
走者圍十日會軍器局火炮聲發明兵疑有內應急  
擊破之友定知事已迫乃與樞密副使謝英輔參政  
文殊海牙訣曰公等善為計吾自死元爾坐省堂按  
劍仰藥飲盡英輔與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嚮拜

自經死文殊海牙等開門降兵入與友定出門俄值  
大雷雨復蘇其子海自將樂來就死并執送 京師  
皇帝面賜詰曰元已亡若為誰守殺我胡將軍又不  
內使者今何憊也友定恚曰已矣亡多談安能加死  
我乎遂併其子棄市

擴廓帖木兒者潁州沈丘人也別名王保保少育於  
舅察罕帖木兒遂子焉察罕故元別部後沉勇而好  
義善騎射至正間盜四起山東詔發諸道兵討之不  
利察罕與羅山民李思齊結鄉里豪傑前擊賊累敗  
之詔加察罕汝寧府達魯花赤別將無所屬部下且

數萬人轉戰至關中勢大振而盜李武崔德階七盤  
籃田進攻商州察罕以兵來援大敗之進陝西行省  
右丞丁酉敗賊於真寧路又大敗賊於壺關冬白不  
信大刀教李喜入興元遂入鳳翔察罕擊破之復二  
郡賊迫入蜀戊戌而復涇州平涼移兵守鞏昌別部  
賽因赤復晉寧走王士誠遣關保擊賊於高平大敗  
之斬獲萬餘級懷慶路總管周全叛降劉福通敗我  
師於盩厔城殺伯帖木兒遂圍洛陽察罕登城責之  
乃退詔進行省平章政事得便宜進止己亥大發諸  
道兵討劉福通圍汴梁三月下之福通挾其主走安

豐庚子詔平章孛羅帖木兒守冀寧孛羅遣保保等  
間道趨冀寧守者不納遂以兵圍城察罕救之敗其  
兵自是與孛羅惡相攻辛丑詔和鮮之各還鎮夏遣  
擴廓饋糧二十萬碩於京尋悉發兵鐵騎凡數十萬  
討山東賊下井陘出邯鄲過磁相衛懷度白馬水陸  
進秋七月平東昌進平冠州遣擴廓會虎林赤關保  
等兵由河東造浮橋濟賊二萬人來奪擊却之圍東  
平田豐出戰大敗遂降遣為前導降棣州俞寶東昌  
王士誠楊誠併其兵攻益都壬寅夏白氣起危宿掃  
太微垣占失良將益都被圍十餘月且下而豐士誠  
者陰通賊誘察罕至營勞軍刺殺之叛入城事聞贈  
察罕忠襄王謚獻武有司為立廟歲時祀弗絕而以  
擴廓帖木兒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  
事代將兵擴廓既已將大痛憤享士日夜督攻城拔  
之獲田豐王士誠剖其心祭察罕墓送賊率陳孫頭  
等二百人於大都齊地平癸卯孛羅將竹貞據陝西  
遣貊高台李思齊兵攻之竹貞降孛羅復來掠冀寧  
擴廓自逆戰逐北獲其將烏馬兒殷興祖甲辰孛羅  
犯關逐皇太子走擴廓遣關保等十餘萬騎討之取  
大同而孛羅者為其下所殺詔封河南王總制關陝

晉冀山東迤南諸郡諸王各受馬南討先是字羅死  
皇太子還京欲遂因擴廓兵威挾廢上自立擴廓微  
知其意至京可二十里外勅吏士散就州邑食而獨  
身從太子朝太子以是陰恨之而李思齊張良弼者  
故察罕行也耻為下舉兵攻擴廓部將關保竹貞  
高亦訶知太子恨狀輒叛以應制詔削擴廓削其官  
李思齊等就討之得分其地非天子意也然擴廓持  
臣節不敢抗貊高等前攻真定不克退而會明大軍  
逼河南思齊良弼各散走亡何貊高關保攻晉寧擴  
廓與戰覆其軍擒二將以聞詔誅之加擴廓太傅中  
書右丞相徵其兵勤王戊申明大將軍徐達常遇春  
逼大都元主走應昌擴廓自太原悉兵來救其前萬  
騎壓明兵而陣甚銳達與遇春合策夜掩襲擴廓倉  
卒得驕馬帳後走出塞盡喪其精兵十萬人馬四萬  
匹山西地歸於明己酉尋收兵掠定西與大將軍達  
遇夜率萬騎掩左丞胡德濟營衆擾亂達自救之乃  
定次日力戰至晡擴廓大潰死及降者八萬人馬駝牛  
羊數十萬擴廓以數千騎走和林見元少主任以國  
柄久之大將軍復出塞擴廓悉騎卒死關大將軍敗  
歸又數年乃卒 明皇帝有江東時屢遣使者遺書

幣甚恭至輒留不答後招之亦不復顧 明皇帝以  
是心敬擴廓一日宴謂群將士曰諸君度誰為男子  
者曰常國公所將卒不過萬人而橫行無留陣度耳  
明皇帝曰是遇春耶不然吾得而臣之吾竟無以臣  
王保保其人男子也竟冊其妹為秦王妃也

外史曰當察罕之圍汴而走劉福通江東僅有濠耳  
孛羅訶而察罕內顧是孛羅代為江東間也其破益  
都而知山之鐵騎壓江東立靡矣田豐王士誠之刺  
行而擴廓悉力而僅勝是二人代為江東間也夫既  
以誅孛羅靖內難而江東之舉友諒滅九四而擴廓  
之力小弱矣太子乃以欲遠之私憾而分其將蓋退  
削者踰歲雖幸而稍振而十不能支江東一矣是太  
子又自為間也嗚呼以一江東之微而養之使疆皆  
元為之非元為之天為之哉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五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七首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劉莊

襄公墓誌銘

嘉靖乙巳冬十二月二十又三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劉公卒楚守臣以訃聞 天子為震悼輟視 朝太宰  
議贈贈至少保大宗伯議祭祭至九議謚謚法履正志  
和因事有功為莊襄大司空議葬葬所須縣官共給無

之然公有子四其二皆先卒最後燦最賢而又繼卒諸  
孫幼以故公歿十六年而門人大司馬劉公采始克具  
狀又十五年而孫守復輩以狀來請誌銘嗚呼荏襄公  
固德靖間勛賢臣也惟不佞嘗竊記之矣何敢辭誌曰  
公諱天和字養和其先南昌人諱夢者從

高皇帝起義兵有功官同知漳州府賜田麻城遂為麻  
城人漳州公有四子長曰從政由進士拜御史累遷河  
南叅政叔曰隱居公從憲子曰訓其積官皆與從政同  
而得山西山西公子仲翰為崇德令崇德公子璩魁南  
宮以豐城令入覲卒吏民思而祠祀之自崇德公至豐

城公皆以公貴贈尚書左都御史豐城公有淑配曰秦  
夫人寔生公公少穎朗十歲能屬文十五從父宦游豐  
城鄉先生楊文恪公談理學為世模楷所授公舉子業  
而內奇公至別而為文以古人期之二十遂舉於鄉公  
為人長身玉立願盼偉如也自是三困公車而其游太  
學所交多名士大夫後成進士授南京禮部主客司主  
事居二歲餘 天子誅逆瑾於臺臣多所更置而公以  
茂異徵拜御史出按陝西前是填陝太監廖堂貪橫甚  
而寘其弟鵬於錦衣相表裏為奸及公當出鵬候邸中  
甚口肩脅為堂請一日歡公正色不之顧既抵陝首榜

廖堂不法事於衢飭諸司毋曲徇而又縛其爪翼數人於獄堂陽為惴惴請一切得自新公亦冀其貌悔小寬之而謗書則陰上矣會公監鄉試所得才士人盛於它時其程文為諸省甲甫畢而堂之弟鵬素奴事幸臣寧從中道地堂謗書以其校卒稱詔逮公既就係堂使所親信恫喝校卒且啗之利以求甘心焉長安吏民感公恩而痛其冤慟哭擁車前後數萬人車為枳不得發壯者至捥挺行求堂欲捶殺之堂恐稍杜門引避而其豪張傑王倫數十人相與嚙臂為盟護公所過舍傳必週視食必先嘗堂前秘遣尾公者不得近竟以免而公之下獄也幸臣寧入鵬噉考據公罪不得遂長繫於是給事御史俱有言赦出為金壇丞亡何進為其令有治理轍擢同知蘇州府事時大盜湯毛九等起湖州之孝豐山中蘇為蹂臺臣驟用公謀平之而公有湖守之命矣公至湖則首禮一隱碩與謀政所當先復折徵均耗賦其民大悅以擬謝太傅安石顏司徒清臣為湖守凡五年考績天下第一晉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校公以母老乞歸養報聞尋得旨別用久之仍故官督陝學於其職益稱明年遷南太僕少卿尋改太常即以其年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乃條所以當革者五

曰培尅曰占役曰湖塲曰派撥曰侵漁所以當興者五  
曰開墾曰墩堡曰牛種曰治水曰屯兵疏上以次報可  
尋用母老請告不許改督諸邊糧餉時少師楊公一清  
在先朝才公於試事已惜公寃為解於倖寧至是益器  
重公為特疏薦改撫陝西公前後凡三蒞陝其一切利  
弊皆若鏡燭首疏鎮守中貴人當汰狀罷之因裁損守  
令不經於費者三十餘事民又大悅每出則竊相指曰  
此吾嚮者擁車公耶何吾秦人之多幸也公出師平澠  
岷叛番四十二族獲甲首三百鹵倍之已又平胡店大  
盜鐵其魁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已又平漢中妖賊悉

殲之凡再乞休侍養俱不允總制王公瓊偕巡按御史  
上其勞進右副都御史撫陝如故其明年承秦太夫人  
訃歸哀毀踰禮以祭壘請許之甫公除而總理河道之  
命下矣時黃河驟南徙歷濟而徐皆旁溢不可以漕公  
晨夜改舟車為橈樁探求盡得其利便濬淤以故導潰  
以新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殺其下流又疏  
山東七十二泉自鳧尼諸山達南旺湖濬其上流役夫  
匿二萬不淹時而河工就天子嘉之晉工部右侍郎  
兼右僉都御史仍其職及冬入理部事未受代遷兵部  
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公至則申

軍令豐儲餉廣埤塹選鋒銳飭甲械士氣踴躍思效其  
年為丙申七破虜明年丁酉十一破虜又明年巳亥破  
虜數如丁酉所上級多至二百餘少亦不下四十而  
天子所推恩公一加右都御史再加左都御史其侍郎  
俱如故進兵部尚書則都御史如故其金幣歲至三四  
賜積金幾數百千巳亥公謀虜吉囊將大入萃群帥而  
誓之火出賜金為牛酒饗士陳二寶劔堂皇指左劔曰  
將不用命者徇此指右劔曰卒不用命者徇此及期而  
虜衆果大至挾詐乘我帥醉遂埤登馬公前巳聞警率  
所部夜行八十里抵花馬池即故壘營之賊錯愕不敢  
犯引而西公召醉帥二詰得其狀立斬以徇衆皆股栗  
遂率以躡賊會天大雷雨賊弓膠皆解馬蹶蹶泥淖中  
斃者相屬而公所檄延綏周尚文兵擣其左寧夏任傑  
兵柱其右固靖魏時兵擊其鋒公以大兵尾而勁之強  
弩火礮四合爭奮賊遂大敗走梟其名王以下首虜五  
百級鹵人畜器械稱是捷聞天子行告廟飲至禮  
下書褒予公甚篤即軍中策拜太子太保予錦衣正千  
戶為世官賜金幣踰等尋以公久勞于外改南京戶部  
尚書亡何入為兵部督團營軍務時中貴人大將多所  
私後朕其廩以空名予營公力欲清之而諸共事者為

首鼠兩端以泥公公鬱鬱不得志會報虜將大入公日夜治軍不休因以成瘁疾虜去乃露章懇休上登而許之特賜馳驛歸歸二年而卒距其生成化己亥六月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七所娶王夫人後四年亦卒賜祭墓公亡他媵侍與王夫人相莊白首無間有四子淞鄉貢進士娶王氏溧刑部郎中娶萬繼娶毛俱封宜人溧以蔭為太學生娶李氏灤庠生娶詹氏所謂先後公卒者也女三適長蘆都轉運使周載諸生王同舟林縣令方民懷孫男七守蒙諸生守孚錦衣正千戶守復保昌令守乾都督府都事守巽諸生守有錦衣指揮使總緹騎為環衛親臣守濟監生孫女三適舉人曾嘉祐諸生李日堅太學生曾嘉裔曾孫男某某所著有問水集關陝奏議安夏錄督府奏疏若干卷他詩文亦有存者不佞所志志狀略耳竊又從諸孫守巽所得耿中丞紀而讀之恭以舊聞蓋拊卷而三歎曰嗚呼公真異人哉當公治邑而稱良墨綬入臺而稱良御史治郡佐臬而稱良二千石意以為精心勤卹之士耳北治河河功立辦西治屯屯政肅填陝陝之貪墨盡解去大盜散徙始稍露其不可測以為世之得公者尚淺然公南人耳十萬浴鐵之騎霆摧雷掣於交戟之外而徐以尺一如意揮

歸州山人稿卷之六 五 世宗堂

而糜之百步不留堅至其所飛捷明光上下動色謂三  
秦自洪永而後始快意於一勝者終豈能測公哉吾聞  
之廖堂氏之孽公也校卒挾璽書一旦以琅璫至豺虎  
交跡即不道途死且獄死耳公怡然以事付藩臬即就  
道亡恹容者其定力有以勝死也公目中且無死何必  
有十萬騎哉今夫志大者不能無小出入術勝者不能  
無巧進退然而公不爾也當其游太學布袍挾一蒼頭  
僅潦倒諸生而麻城令有世好者業先造公請邑事公  
第以邑所當創革語之不及私也令歛里甲貲為諸舉  
子費公獨謝不受倍遺之亦不受及貴而宅憂家居將  
三載矣靡一紙官府也生平所歷皆臚仕而最後以軍興  
法治全陝人視之泉府矣先人之田廬無少增益故所薦  
大帥某緘金幣而為壽公時已得老力却之且報書以為  
戒饒人之感知者選甕器遺公公恠其精曰得非上方物  
耶吾書生安用此却之不可遂碎之以明非已好也舉進  
士而中貴人瑾用事於衆中目屬公異之又問知其同氏  
以宗人刺授公公不報已啖之美官亦不吞其入而督營  
務也距京師三舍許則真人陶仲文以戚屬禮遣刺迓公  
曰與若主胡戚也誤矣亟返之公之歸仲文與有力焉嗚  
呼世安得以出入進退窺公哉公又名能知人其識故相

太保桂公萼故將太傅周公尚文皆自其微時世以此  
揚文襄公墓在麻城鎖口祖塋不佞既志而銘曰

古之大人誠與才合乃立臣極公起墨綬以冠惠文至

二千石民之愛之若日于冬嬰乳于席餉渭屯湟士飽

而驕距躍三百捷竹負芻告興三月河歸其職 帝曰

虎臣畀汝全陝膺彼懃敵公出匣刃斧不用命億眾脅

息前茅且指昏蕩天日單于奔北梟其屠者遂殫輶輜

王庭磔圻捷奏朝上夕馳 璽書精鏐綺帛晉爾亞公

仍世環衛觀者動色入領元樞王旅于寄臣敢愛力惟

是不任骸骨為請 帝所閱識驛馳而南青門冠紳萬

口同噴公之劬勞皆在王室靡徃不劇述乎歸田甫

遂優游迺返真宰魏我佳城儼若祁連官所營窆蕭

條衡門僅庇雨風手所剪棘君使臣禮臣事君忠師

訓靡忒我銘其幽才哉誠哉過者當式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箬

溪顧公墓誌銘

余少則聞諸長老言國家鴻豫龐碩之化至

孝宗朝極矣而 上神聖既益習天下事思與賢者

共之歲乙丑策士蓋顓天禁中云而是歲所舉士至

貴近臣母慮數十百人其最賢者為宋莊靖公聞莊

公聞莊



簡公張文定公魏恭簡公崔文敏公太常穆公大理  
黃公吏部郎鄭公博士徐公及刑部尚書長興顧公  
顧公視諸公年最以最晚達蓋成進士二十七載而  
始以中丞撫滇中廢又十五載而以故官起歷兩京  
大司寇以年至歸箬溪山中又十餘年海內士大夫  
無論識不識咸指目顧公如清鑪大啟冀以想見昭  
代之象望以為喬嶽鉅川庶幾能復為雲雨而今亦  
不可作矣公之薨 天子命吏部議贈贈公太子少  
保禮部議祭祭凡工壇工部議葬諸窀穸自有司出  
而公孫嗣衍顧獨以其嘗及事公為屬吏奉友人徐

大夫中行之狀來請志與銘曰公志也某安敢以賤  
且少辭按狀顧公諱應祥字惟賢其先吳之長洲人  
高祖壽一生伯通伯通生克升克升生公父恬靜翁  
挾扁倉術行游江湖間悅長興山水家焉娶烏程名  
家女楊氏即公母楊淑人也自克升及恬靜翁俱以  
公貴贈南京兵部右侍郎始楊淑人娠公而夢若麟  
入室者寤生公遂名之曰夢麟公少而警敏善屬文  
踰冠與計偕連舉進士授饒州府推官饒故訟地其  
人吏孳意少顧公公始至於治務精得其情所讞具  
獄吏視之即廷尉牘弗如於是咸大恐惴惴來聽約

東重足無所受私公乃時有所縱舍以示寬貸連攝  
大縣令令稱平府關守則又攝守而會姚源洞大寇  
起虜樂平縣令汪和衆洶洶無所出公挾一老卒御  
羸馬叩賊壘曰司理來賊大驚爭出迎曰非我顧府  
君耶乃肯辱臨我公為緩頰數語利害賊立釋令去  
曰府君活我不復反矣諸臺使者咸內愧稱公以臺  
諫徵至則年不應格遷錦衣衛經歷時緹帥錢寧幸  
用事公其屬也獨折節願交公公異謝不為動寧當  
上自免疏屬公草公故為峻語風之寧謝曰顧君憂  
我深耳此白簡語也屬吏部欲超公為廷尉公固辭

乃得廣東按察僉事以去僉事治嶺東道汀漳山寇  
起暹三省中丞王公伯安討之公以兵挫其齔鹵首  
首雷振温等級千四百餘功上未報公又移兵逐海  
寇金璋韓亞颯等覆其穴焚餘皇三公又移兵艾柳  
桂寇級千餘始報遷祿一級公之治嶺東道不拾遺  
其用師再越省一越郡威望赫然尋入賀 萬壽至  
京而江西寧事起擢公按察副使分巡南昌道公馳  
傳往則已捕得反者殘民困誅賦敲篋馱詐訟蠹  
起公力為經理振刷之民稍稍有生望而公竟以為  
民中持故不能無濶畧於上兩臺據他事中公吏部

兼知狀格不下然公亦坐尼不遷者六載始量移陝  
西苑馬寺卿明年事大白遂遷山東右叅政連為按  
察使右布政使公之為按察嘗上疏慎謫戒酷刑  
杜株累嚴軍政四事下有司著之甲令尋超拜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公所規畫上事凡二十餘  
其大者如更定永昌府衛騰越州鳳梧所諸御署築  
騰甸等府城隍頒王氏鄉約增永昌府縣學師儒申  
明射禮寬軍職襲替例宦不能自歸鄉於官或寓喪  
者官為傳送之滇人事事稱便無何以楊淑人喪不  
候代奔還法當罷既服除猖獗城崐山間與尚書

蔣公瑾劉清惠公麟結詩社有終焉之志吏部都察院數為上言故都御史應祥聞母喪越在萬里之外匍匐徑歸誠觸忤大典策其人材足使卒棄之無以明國家觀過之哲弘教厚之道報可公起家再撫雲南南中諸父老多及以壯事公思公如一日而會公至旱而雨民益大悅元江酋那鑑悖不受法衆方議用兵公持不可曰此困獸可緩而縛也會公遷南京兵部侍郎去後至者不勝功迫之果失一布政使以敗公當之南京未上召為刑部尚書公時覽爰書有所不憚曰後主所是為例固耳吾安能效趙少府孳

學窺人意行三尺也乃屬郎稱精平者吳君維嶽陸君穩悉取前後繫令增損之著為例時郎李攀龍文高寡推與公得其一篇讀之輒嘆曰少年樹願顏操觚翰吾不知其若而人即正始舍是生奚屬哉公之為尚書三月御史有及公者始公入其同年柄相某雅自負推轂恩公故為不知者而待之無加禮相某恚以指授御史御史其鄉人也疏上乃陽驚曰顧公舊德亦爾爾母乃憎其鼻耶蓋謂公鼻癭也遂調南京刑部公忻然曰南北皆上恩吾不知所從德又復誰怨公為南刑部益任職無害然自顧且老而象

魏日益新居二載竟得請致仕社中諸老人劉清惠

公迎謂公吾曹即行者不愧居居者不愧初恨不令山吏部暮年見之公所為吟詠於社中每一篇出人輒為傳寫評者謂其詩似白少傅書札似趙吳興乃公夷然不屑也公嗜書書無所不窺即不以寢食廢手一卷時時至丙夜家人笑謂公豈復就試耶公亦笑乃已公少則嘗從陽明增城二先生游然不甚傳依其說大指以孔子豈自愛其聖者必晚而後施之曾氏吾驟然而語人以天德之知彼曉曉然而以天德之知自命而卒未離聞見知也且性命非空懸而

無寄者吾日愧於倫物而談性命得無為跖者笑耶  
公所持衡足破世學之的而不為門戶及教授諸生  
以故無傳者語散見惜陰錄中公於學不名一家諸  
六籍九流百氏言人人殊公剖析而衷裁之其最自  
喜者九章勾股法謂能以人法窮天巧推宇宙得  
無師之聖時有唐中丞沈司封者嘗從受學焉所著  
有惜陰錄人代紀尚書纂言歸田詩選備查摘錄授  
時曆法測圓海鏡弧矢美術讀易愚得唐詩類抄明  
文集要行於世公以乙丑九月七日病瘧卒距其生  
春秋八十有三配張氏封淑人子一思純為縣諸生

娶嚴氏女二長適福建布政理問吳徵次適新喻丞  
潘銑孫女一適太學生朱鳴臯思純十九而夭無子  
公乃以族孫即嗣衍後之蔭補太學生娶青州守施  
峻女公卒之明年嗣衍卜以十二月十六日塋於靈  
山之麓禮也徐大夫曰顧公人所望其貌以為長者  
不佞得其隱德三馬正德中施御史儒與中貴人抗  
被逮有謀公以賄緹帥寧脫者公怒曰御史即死死  
職耳今以賄生御史豈御史意哉然公陰為居間萬  
方脫御史獄意不自言也汪太宰鉉為廣東時捕寇  
無功公推功汪得驟遷至太宰人或以問公公謝亡

有也貴溪相公所舉士也當執政十餘年公里居詎問不相及亦不復為人言嗚呼此不亦斤斤篤至有孝宗朝士大夫風耶銘曰

上帝曰咨汝辟乂民唯賢是啟用賚汝老成以慰茲元元豈唯帝是畏唯一人是媚用昭貺於帝夙夜匪懈自覲駘背五馬彭彭再鉞於滇帝省其澤以莫不覃貫城熒熒兩肺我都帝省其憲抑曷敢渝歸而著書其言盈軌派疏九流蔓刈百始所最憂者世儒頓門母人舜其口而躐厥身母文短狗好而汪洋自恣匪倫匪物性命曷寄味哉言乎帛如菽如如墳葬在橫如鴻羽在陸靈山之陽厥土燥丹有書壁焉有司冠冠余小子銘之其永勿刊

明中憲大夫福建提刑按察司提學副使方城

宗君墓誌銘

嘉靖庚申之二月宗君子相卒於閩其遺言曰死葬我金陵而是時太公為南北部郎也則以櫬之金陵栖焉而亡何太公出守蜀久之歸揚之興化則又以櫬徃曰金陵去家遠誰能及歲時以一盂粥澆墓也蓋君歿而亡三尺之息也傷哉天乎又久之太公謂其少子培曰塋女兄百花洲百花洲者距邑不一里

逐而水環之君故所讀書處也謂世貞通家子女其  
誌而銘之世貞以讓于鱗未果諾而于鱗亦歿矣海  
內諸稱兄弟者若而人而去我也傷哉天乎天乎世  
貞所為君誌且銘也者則安能文所不為君誌且銘  
也者夫安能忍君負也按狀君諱臣子相其字嘗自  
稱方城山人其先世居吾吳郡尋遷盱眙最後遷興  
化遂為興化人而興化之宗有聞者則自太公周始  
也太公娶某宜人始祗君而輒夢若月星雲霞者至  
再三卜人曰是有子也而文已生君君為人秀鬢眉  
豐下目光奕奕傍射負氣豪雋自喜當其踰此時習

戴氏禮已竟一日戲構題而屬文文成多奇語太公  
異之為益授君業俾卒焉君遂以時義名十四試諸  
生第一自是連試輒第一而又十餘載始成鄉薦明  
年成進士高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太宰李公默見  
君文而奇之調為其屬得考功故事吏部郎自相貴  
絕不復通他曹郎而君日夜與其舊曹李于鱗徐子  
與梁公實及不佞世貞游益相切劘為古文辭考功  
署中自公令外多不復酬往而君少年驟貴顯諸曹  
偶不無目攝之矣若亦以湛思故咯血謝病歸病良  
已築室於所謂百花洲者而讀書其中不復問世事

金州山人稱人卷之六  
居二載李公復入政府移書趣君君不獲已為強起  
有遷人陳丞者緣又舊出百金裝君不悅曰丞為庶  
吏惠吾邑吾不啻百金者數也而乃用邑金溷我何  
也丞謝過罷去自是贖贖俱絕補考功之三月而調  
文選為文選一年遷稽勲員外郎君強敏於職不廢  
亦時時佐其長有所推進而其好為古文辭日益甚  
會李公與相嚴交惡見法而君又嘗賻故楊忠愍公  
楊亦以糾相嚴坐論嚴恨君甚幾欲用考功令斥之  
有救者獲免然亦竟出為福建布政司叅議君取道  
省太公於金陵游燕子磯為文記之復偕子與游茅

山題詩刻石愀然長嘯有終焉之志太公趣之任恒  
改日徵之以不辦具裝故太公笑曰吏部郎貧乃爾  
耶則何以使比部郎代具裝出月俸卅金子之乃克  
往君至而旋有倭難當守西門鄉氓襁負求入者幾  
萬人君戒門者內之或謂賊且近柰何君曰吾在不  
虞賊也入甫畢賊至眾懼失色且下君行求得善火  
具者百人置要害間手白金人為勞且約曰俟吾鼓  
而俱發不然毋動也賊輕城無人凌睥睨上魚貫其  
後君度賊已集鼓之火具累百發洞中賊死者無算  
遂以潰去督府檄君護狼兵歸兵出省欲縱君令語



之曰吾日一酒食犒若若不歸伍宿吾不止寢也夫  
法不能貸若矣狼兵冒君威名竟度嶺無敢譁者君  
兩佐文武試其所著策論若序傳藝林中以為式久  
之遷其省按察副使督學校君每出按部校士坐堂  
皇上取試題為程義以夕及旦日閱卷以又次日進  
退諸生無不人人厭服已徐出所為程義示之又無  
不人人厭服也諸生貧者調學田租贍之不給則為  
損月奉戒供具繼之以為常君既精強於其職而兩  
臺使者諸司道大夫用名重故造請文事填委君又  
以其間劇意騷雅嘔吟非丙夜不已遂寢察日以壺  
乃稍次其生平著述凡十餘卷梓之疾革夜冠坐廳  
事手書二詩於帙飄飄然有御風凌虛意已擲筆而  
逝訃聞兩使者哭於臺諸司道大夫哭於其署博士  
弟子哭於學士女哭於巷曰誰為社稷贖宗若也則  
曰誰為贖宗君師我也則又曰誰為贖宗君父母我  
也御史獻科下諸郡祠君名宦春秋祭勿絕君於詩  
好建安及李白杜甫於文好司馬遷北地李夢陽然  
自以其才氣勝之不屑屑取似也其橫放雄厲莫可  
得而羈笈高者凌太虛秀者奪萬色務出意氣之表  
以自愉快寧輟而壁寧蹶而千里至於論說千古成

十七世經堂  
敗慷慨擊節寧為籍母寧為季此豈局躡轅下老士  
壤者哉乃其孝友潔廉一試於閩編循良首差為文  
士吐氣矣君得年僅三十六娶於陸無子求當為子  
者於培子而未也嗟夫雖然以君大者校之亦壽且  
有後哉是宜銘銘曰  
有鳥五彩萃於大庭帝發厥祥千秋一鳴雖離巖  
萬羽奪轂違彼朝陽困於南征葳蕤其姿從風飄零  
片羽寸翰攬者稱禎大瑞不再丹胤永傾厥穴何所  
揚之廣陵汝產汝歸予銘可徵

明故錦衣衛經歷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

霞沈公墓誌銘

當

先皇帝己酉庚戌間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沈公由清  
豐令入為錦衣衛經歷數從故尚寶丞張遜業飲沈  
公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  
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余私心慕異之而亡何虜  
闌入塞都門不啟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亡所出會  
虜獲我中貴人為媢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  
圍不者歲一髡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  
以御朝請而 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群臣計

即予貢弗予孰便甫就計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  
虜所謂貢者也耶彼傳城而軍我城下盟耳竊以為  
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醴言者旌功臣虜固當  
自退而檢討毛先生起囁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  
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  
為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恠而問曰若何小吏  
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恠也且  
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  
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  
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

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  
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墮歸必大勝報聞罷  
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  
見事急則若為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  
誅益入賕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  
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張丞所泣而歎曰  
詩不云乎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  
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  
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  
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僇

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  
歲誼譁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為名廷榜之數  
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  
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  
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  
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  
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  
又大喜而塞外人斂爭為公言相嵩以快公公亦大  
喜日相與言嵩父子以為常至為偶人三象唐相林  
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  
有思有以報公而侍郎楊順來總督順故嵩客也前  
大帥某業以選悞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  
甚者夜徼避兵人保之以為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  
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撓乃  
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為失  
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僂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  
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  
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為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  
有言責耶若視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  
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

紹魯指揮羅鎧走蒿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  
劔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  
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有之竊陰已解  
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為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  
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為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為我  
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策捕諸白  
蓮教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  
兵部無異取中旨倖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  
戶楷候遷五品御寺順猶怏怏曰承相負我薄我賞  
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  
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  
吳君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 上怒相嵩不及  
為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  
敗世蕃斃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為襄理還其  
諸生今

皇帝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  
祭錄一子太學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  
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姦黨狀而給事時亮瓚  
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始沈公  
少而讀書有異質從故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

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為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為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在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愈自刻苦有惠愛穀故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為經歷至則與鈞禮不敢以分加公公愈益發舒嘗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當虜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為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既謫保安而雋歲大侵傾素裝作粥粥饑者收百里內骸買地而瘞之其人率相而為祠生祀公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慳憤激之氣徃徃多楚聲竟以是獲禍其傳者十不能一二人讀而憐之沈公諱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山人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距其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父處士公璧母俞夫人娶於徐有丈夫子四長即襄次袞次袞即死於公難者也最少子袞以釋免袞既白報公讎推太學恩袞而身之金陵謁吳君表其墓已復之吳興謁不佞某志而銘之以慰公嗚呼公有子矣銘曰

為國擊蒿不勝公徒為蒿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

舟州山人稿卷之十一  
神韓韓者億百千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死而死矣

明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贈光祿寺少卿虹塘

王君墓誌銘

余之京山蓋有御史王宗茂墓云而王君之墓木材矣而猶未有誌若銘其子玉泣而請曰以有待也蓋手狀而授余夫微狀余固知王君當君之試為御史也在嘉靖中而相嵩方貴幸以其子世蕃恫喝中外百司挾其賄巨萬虜闌入至都門外而相嵩賄益甚乃郎中學詩御史錦以後先論嵩遠褫職王君奮上書擿嵩誤國負主八大罪罪皆有指是時上不能無動意而外難相嵩顧召當制大臣諭且薄君罪得為溫之平陽丞自君謫而相嵩益盛至出人主上而其子世蕃益用事嵩柄為奪諸論嵩父子而逮者非死則亦戍禍加慘於君矣君之丞平陽務為精勤稱職不少見遷人態而其所辨誣良民為島寇導者三十餘人即上官為君屈君又厲禁其棄女者居半載而全女口二千餘女長冒君姓或以君舊官為小名俄丁母郝夫人憂歸是時君父布政公橋領廣右伯重於朝嵩以君故甘心焉罷歸君內哀傷郝夫人而

外恭養布政公進而晨暮憂憂奉食不敢以瘠見也退而哽咽幾絕者數四布政公老且病深居咄咄時時及出處不能無兼君謹俟其解而後雜他權端以薦久之布政公亦竟不起君自是摧毀無復意人間矣天子尋用御史言斥相嵩戍其子而君以哀憤積成疾卒相嵩罷與子戍之日即君卒日而君竟不及知也當屬續語不及私唯曰上活我無以報上恩煩某從于玉前泣請訣君正色曰即某不肯而終兒女子手耶手揮扇自若頃之日遂瞑君卒之二載而上僂相嵩子籍其家嵩寄食民舍以死然外尚諱君直不為旌而至

穆宗初始下制褒贈君光祿寺少卿少卿五品法不得予塋祭諸視君而加憐其生存者暴起至九列而見法者賜謚錄一子春秋祠祀勿絕君獨寥寥至今也夫君不愛死論劾相嵩反復以身為喻甚哲獨能動人主以薄譴而至嵩籍金寶珍異過天府按君疏若薄亡不酬然不能回人主之惡而為好天之獨薄君以謫疑若為君厚者然不令君一快志於相嵩之敗又不令從諸君子與觀昌大之會而至褒卹之典去諸君子歿者又倍疑也嗚呼天人之際固難言哉



君生貌寢善談笑與人處爽朗無他腸所為詩文援  
筆立就善騎射於書靡所不窺然略知其指弗肯竟  
舉於鄉凡五上春官輒不利矻矻不少阻最後成進  
士為行人使魯晉二國却其餽御史南京僅三月丞  
平陽倍之人呼為青天王或太平王而於其行泣而  
送者溢道路奉布政公指撫教其弟俱成立布政公  
素嚴難事即君已五十餘猶宛然孺慕也唯王氏之  
先代有聞人布政公與其弟太僕公格俱以直道自  
致為時名臣至君而加顯矣君字時育別號虹塘山  
人其生以正德辛未卒以嘉靖壬戌春秋五十有二  
娶於某有丈夫子二長即玉為諸生有材氣娶戴次  
在娶謝女二適國子生楊烈翰林編脩李維禎王子  
曰余讀隆慶初考功令而惜之御史業已驗若著蔡  
而胡匱匱一五品為壅闕 明主湛恩也且夫旌諫  
臣宜第事可否不宜獨第禍雖然所以為御史足矣  
何所事此是宜銘銘曰  
疇汝走而復全之疇庸汝言而使汝不及知疇汝報  
而僅止於斯天耶人乎嗚呼

同知温州府事

議黃公墓誌銘

鳴呼此贈右叅議黃公墓墓表之所也

肅皇帝時倭難起浙無所不蹂躪而溫最其要害地黃公之來丞其郡三年矣而始聞難則日夜以其職繕城郭清戎伍脩戰艦溫之吏民德公而咏稱之曰府君文武才也吾溫度幾不魚肉虜虢而黃公有憂色曰賊眈眈吾溫柰何以烏合衆當之則又慷慨自矢曰丈夫即死死職耳且言髮種種生証幾而愛之吾腹有丹者寸在蓋嘗書其語楮間以識云而又三年倭大舉犯溫兵使者檄公出逆之人或謂公嬰城易堅耳毋輕嘗大敵云不可曰四郭外非吾民也耶而以委虜速逆之兵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逆也當是時溫軍分而三公所將獨中軍其二軍帥皆乳袴子一軍軍疊石一軍軍鐵場以為公後公出誓其衆且觴之曰今日而帥歸有所矣若無負國有進死無退生衆醕而飲泣以勉也口非不知敵堅黃公業身當之矣乃竟前薄於賊公鬱繁弱而擬之勁弩巨礮雷發賊稍稍辟易僅能軍而賊已陰分其衆為二一從上流掩疊石一從下流搗鐵場其帥皆棄其軍以走賊合而尾公之軍腹背受敵遂大潰公力戰久之短兵接顧麾下稍稍盡有挽公以跳者公劔斷其

指曰去之此吾狗節地也賊枝戟前得公坐公榕樹下而脅之降公叱曰世寧有降黃大夫哉賊復好謂公歸大夫予我千金公嫚罵曰生黃大夫不一金直也且而曹庸狗旦暮磔裂死何以金為賊怒裸公而寸斬之公罵不絕口時嘉靖之丙辰四月二日也距其生庚午得年四十有七事聞天子為震悼特超贈今官錄一子太學生下有司建專祠春秋祭世世勿絕而學使者又以名宦祭於學宮之傍嗚呼此可以觀君臣矣公諱釗字珍夫世為長溪人王父伯鈞有子三其季紹紹有子四其季為公祖母林母李世世稱孀以節顯而公六歲則已孤蘄然見頭角矣稍長善屬文下筆數千言不休過目即成誦補邑庠弟子故潘大司馬以學使者試而奇之舉鄉薦下第入成均今少師徐公以祭酒試而復奇之兩公互相推曰黃生國士吾不能抗顏也然其上公車輒報罷最後謁選以高第丞溫州先後凡六歲云自公之為邑弟子時時抵掌顧同舍生丈夫一日立玉陛前扶賢腸與人主爭萬世大計安能局促效轄下駒為其同舍生固豪之然竊已疑其行而公於進退取予析義至秋毫曰毋以纖自恕也故其丞溫州先後六歲而

車門絕苞苴迨其歿不能具道路裝公之歿也其婦  
林宜人行購屍已糜不獲與其嗣子文燁具衣冠招  
魂葬於邑之沿江里白沙丘又十五年文燁奉判吾  
州事以政行卓異稱居有間贄其鄉人郭御寒文週  
之狀而謁余志銘余伏讀竊有慨焉今夫士居平誦  
說倫義多識徃行其於死生至辨皙也卒天下不卒  
有變士最宜能死然徃徃介胄多死戰而搢紳大夫  
僅死守此豈以帷帳籌策為不任鞍馬矢石耶百雉  
之堞一旦為人越而府藏稱失守即不死賊當死法  
等也國家無文吏臨陳責乃黃公可不死矣而死豈  
不烈烈男子哉 明興西北世受兵其歲報能死者  
介胄也倭難作而東南之薦紳大夫有死戰者固黃  
公風之哉是宜銘銘曰  
衣冠何歸歸於闕之野魄何施施於溫之澣魂何之  
帝命胙女以東南之土土兮木兮廟貌肅兮死而不  
死兮無子有子兮噫

卷之八十七

丹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七

丹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五首

明嘉議大夫雲南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虛江張公墓誌銘

故雲南按察使張公以萬曆元年五月卒予時起家楚臬哭公而後行其孤志熙等用十月葬公於邑西業圩阡又踰月而予被召還里乃受邑人婦子之狀而來請誌銘曰治命也夫張公少長於予一紀餘同

丹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七 世經堂列

鄉薦又十五年而同子第懋成進士又十年而子忝  
浙省從公後知公者宜莫若予安敢辭按狀公諱憲  
臣字欽伯其先晉陵人有贅於崑山者遂家焉世  
力田孝弟至公父府君洪有隱德嘗之嘉定得遺金  
數餅為迂歸以俟亡金者授之金即馳去一日輟耕壟  
上有相者過而指府君曰是夫當顯顯乃以子故府君  
笑曰吾家世農安所取顯耶公時為兒從傍聞之竊  
沾沾喜就里塾師吾伊不絕矣公業成為諸生久次  
其成薦復偃蹇南宮試者久之而能不以戚欣見貌  
益砥節於學由進士謁選得南昌令人或虞公寬大  
不任劇曰令可拜跽稿也且俸相地何以處之時南  
昌饒積牘牘數倍他縣而黠吏欲以事嘗公則爭操  
牘緩急雜而進之公第行其急者而抵緩者地曰胡  
足溷乃公也後不以序進立扶汝矣吏咸吐舌稱伏  
神明邑事大治近地時中大盜公出循行鄉落見長  
老問所苦人人自喜謂張公全活我又清狴犴之宿  
稱冤者十餘即擊擊無以難也公胡髯腹便便造請  
臺省諸公間亦不廢諸公日益賢重公曰得數張令  
吾曹不安枕耶而有段御史某者勢張甚一日顧公  
語縣羨金若干吾欲有所餽謂倖相也公徐曰縣無

美也御史怒謂南昌令不奉檄覽訊謀而稱無美公  
前謝曰此乃三殿工美也縣不敢置他美御史益怒  
詬言不絕公起自如御史以巡按滿廣緣監軍事再  
上疏有所推薦不及公而公益以治理流聞即倖相  
亦語人張令似不識吾家家亦不識張令無何倖相  
與御史後先敗而公用卓異召拜工科給事中即上  
疏四事平賦役脩水利重守巡謹隄防公故家東南  
於東南計尤切時方脩虜備公謂即武庫甲仗將士  
司命柰何一切屬中官宜付外給事御史得覈之又  
謂兩畿試不宜諉司訓老生能失士咸報可公自吏

科右給事遷刑科左持節封唐山王充正使給事中  
之得正為使自公始也還晉戶科都給事中三上疏  
論國漕大計下所司行之公自起小官驟貴重然恂  
恂益務為恭謹不以白簡故加朝紳色而其於國家  
計尤甚春有指樹數馬風諸公卿翕然稱之至出為  
浙江右叅政相驚謂曰張公長者胡遽離瑣闥也公  
於職分守金衢嚴三郡嘗平礦寇大將軍用師閩多  
倚義烏人而義烏人益驕橫竊相從剽攻椎埋不休  
公錄其豪以自隨而餼之躬為訓練成師曰子去盜  
而為縣官用抑何貴也建德學宮墜公損奉以先其

新者蓋學成而諸生有膺薦者矣公為叅政三歲始  
遷雲南按察使垂入境黔國公橫而欲用故事責三  
司苛禮公使人語之曰公安得稱故事夫豈昔日黔  
公也望金馬門若九天上而欲輕加其從臣乎尋謂  
其僚曰禮如是足矣尋甸土酋沒而其妻安攝政移  
欲得四川酋某夫之公獨曰安攝而私其土之人固  
恒今不虞失土耶母亦奸人詐為謀以構難乎勿許  
便俄詐露竟知非安意也公在諫垣日以推轂賢士  
大夫為主然不欲使知之而其所繩糾絕少恒曰吾  
柰何以耳語輕折天下材顧獨劾一都御史苛暴好  
殺會有奧主得不罷而都御史駟遷至八坐與相而  
握銓者比遂因上計誣斥公歸公聞命之後日即行  
滇以饒貨甲天下公無所攜顧獨拔士之宦滇而不  
能歸者悉傳置之人謂公即廉柰何借他人裝而重  
我行李也公笑不答當是時田峻市叟咸喜得一當  
公為壽至詞翰之社雀躍思御而竟病瘵矣非一歲  
省可能起行忽宿瘤潰不止久之卒年六十有二耳  
府君洪贈徵仕郎母管贈孺人娶於浦封孺人子男  
二長即志熙太學生浦出也娶於方前長史築女次  
志美邑諸生娶李鄉進士希直女女二長適朱應龍



次適陸養廉天孫男一孫女一公為人寬仁恭儉出天性即所造請毋論其可者其不可者亦訥然不欲見口也所推遜亡論豪長輩即兒稚唯恐其失之也五六歲喜為詩至老而吟灑不倦雍容和平得大曆貞元遺旨然不欲為人出之間有能舉公詩者輒面赤囁嚅欲避去以故其詩存者千餘首奏議公移雜文若干卷鑄之笥而行者僅紀游二稿而已王元美曰張公之為長者乃爾吾聞之明興崑有王君良事

高皇帝為陝西按察使高皇帝揭其名於殿楹而日之敦厚其所為長者狀非一今乃併張公二矣其官同其祿壽不配德又同世無有能名王君者如張公可以瞑矣銘曰

漢有東陽侯張相如稱長者公豈其苗裔耶何其德之似也明之始季崑人為觀察使而長者二百年而公始與王君二之壽不德婉行不祿配乃所優乎其餘而昌厥嗣者王君殆無是耶我銘公幽以徵夫世世

中憲大夫雲南提刑按察司按察副使沙溪曹公暨配顧恭人合葬誌銘

卷之八十一 世經堂刻

身州山人稿卷之二十一  
蓋嘉隆之際有直臣焉曰按察副使曹公達而曹公  
之為御史也甫暮而挾其儕紕故佞宰汪不法語峻  
甚上杖之五十謫外而亦為絀宰汪以解公方卧  
兩緹騎囊過宰汪第忽挺立指而詈曰若尚能有脅  
入長安門耶徐徐步歸即待命得隨州判官而前是  
君按司隸有林某者游權貴間以事請賅公寘之法  
而翟某者為林奧主迫以權貴書居間復寘之法京  
師目相攝強項曹矣而公之判隨州也屬暴水公督  
焦峽之民以俸緡倡賞格賞援者所全活無筭攝斬  
水令章聖皇太后梓宮歸顯陵當道斫水郡縣責  
供張甚急公第飭吏民手板水次已公服前引常廩  
外不庀一錢曰吾斫水非中貴人外藏也中貴人問  
而知為公驚曰是故強項曹耶猶崑然御史會風便  
引帆去而公遷南城令為真矣公之令南城善狀非  
一而大者若汰方廂後崇學校邑有婦貞暴於淫姑  
以死者公訶得狀聞於上而旌之至公遷去南城與  
斫水人後先為生祠以祀公至今勿絕公為南繕部  
主事遂遷郎中領蘆洲公領蘆洲而蘆利瓜剖之官  
民豪不得從中牟尺寸矣凡三年而遷知廣州府廣  
會府吏弊蝟集公一切以惠文埽之若洗始公令南

今州山人卷之二十七  
城而御史汰以苛禮望公公拂衣出曰吾御史豈而  
比耶以是頗得難上聲而公繇廣入覲順德丞趙某  
夜行金驢怒叱出之會公至自覲趙丞坐賅露臬司  
以屬公公治極法且抵罪而巡按楊御史故與丞有  
連欲有所縱舍公持之益力御史恚而色加公公曰  
趙丞善行金舍之固當亦竟拂衣出而御史業已中  
阻監司有恨公者為陰喝曰守飛書燕中道矣則又  
曰守俟三司集廷欲辱公矣御史窘乃誣公它罪狀  
詔即就訊而公上疏自白竟得雲南守而丞及御史  
相繼罷謫搢紳快之公守雲南雲南亦會府其治如  
廣以取聞遂擢其省按察副使治兵備臨安夷酋晉  
憲阻兵公奮身請以所部深入憲巢卒縛之而撫使  
者王某以非初議格其功更為飛語聞當調公遂歸  
人謂公調不當更內地耶且久資以非時擢耳公咲  
曰吾往者白吾蟻而今不白者不吾蟻也且吾官三  
十年而幸有老母在而忍倍母出也公家居不以非  
時謁守令即守令或宗戚之顯重而過舉者面斥之  
不以假亦素熟公為人無忤也公少貧為諸生日一  
粥自給及其貴而老非客至不二簋客或風公力不  
能恒三簋耶公謂視諸君誠儉然視吾諸生時則已

豐公時有所過從野父濁醪豆羹懽然道故無間也  
所娶顧恭人佐公起田間緝繡供養姑旦夕以安公  
於讀公貴而恭人有子曰異學甫冠成鄉貢公遠宦  
不能問家恭人能操什一贏授異學家日益裕顧居  
平亦二簋衣不曳地謂異學曰吾非畏而父嫌也性  
故安之然公性不好施而恭人特好施楮錘匱則緼  
袴簪珥繼之非姻族而孀獨食於恭人者不易指數  
然恒秘之不使公知也恭人先公二歲卒以隆慶已  
巳得年七十六公卒以隆慶辛未得年七十有七公  
字履其先為常熟福山人已徙邑之沙溪後割沙

九華楊公墓誌銘

蓋予讀楊公狀而悲之當公之守真定也見亡不以天下第一者而一撫臣欲中公以快當事意輒論罷公夫以天下之好不能勝一人而公就屈即所恃者天耳而亡何事竟白公當復故官然復官之命下而公先已卒矣語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公所恃者天歟非耶公守真定為三輔最大郡庭五州二十七邑之長而臨之而上乃有諸督撫臺察兵巡見臨者以十數又當東西孔道冠蓋羽檄肩摩即守食寢弗遑也而公素彊力自勵又嘗為李官讞斷益習吏抱案

請署公先所急者次第呼署而扶其不當請者曰太守廼為滑胥作地耶諸州邑受約束者以次授案去兩造紛爭前而嗽公不顧第擿其中要窾呼一二把訟大猾厲聲曰而不吐實立碎汝首矣以故公所聽訟不數語而決故事守以夜分臨讞公之始至猶旰非久而崇朝矣郵置供張甚設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然所饋不過箕器食自恒賦外一不以煩吏民而會虜騎入紫荊畿輔大震公行視郡三面皆土城歎曰地幾不與虜共耶顧郡有羨錢若干千緡及曠吏脫騎俸給悉藉之以白於臺請因石於山因陶於土度三面咸甃石之不匝月而畢趙民忘興公又益濬濠及築滹沱廢堤以外拒水而內護濠久之滹沱挾霖雨而水橫乘爭堤且潰公督僚吏多益置土牛竹犍之類捍之而身露立城上慷慨為文以禱及禱而水有若青羊者一目獨角叩首而逝水亦隨減當公之出禱也民之薄於堤者以千數丙夜不辨色號呼請救忽故神祠光熒然有二燭浮出因傳炬以免咸加額稱公神若神君云而公又奏蠲其歲賦之半諸上賦金郡例有火耗或至十之三以供守費公一切革之民益用大悅謳謠載道而前所謂撫臣者不欲言

其人故公同年進士也與御史不相能屬公司其狀  
公念已守土太吏安可首鼠闔兩監司但委曲引大  
體覲消其嫌而御史內材公所措置多與謀會滿首  
薦公而劾撫臣所私者撫臣大望公謂背我而新鄭  
公當國惡故相為公鄉人嘗道出真定以言微嘗公  
公遂巡謝不敢知而撫臣者故新鄭客窺得之大喜  
謂公竒憤可居矣公嘗脩郡城垣學宮陰陽醫藥公  
署度之費無所出會有倉羨粟四百石公以付工使  
計受直曰亡所事請也而公既遷雲南按察副使以  
去則用前事疏奏公謂有所乾沒當罷詔聽歸就覈  
公道聞之笑曰太守有州五邑二十七為三十二城  
一頓而城可百金乃愛此紅腐粟耶且撫臣兢兢欲  
肉我而自此腐粟四百石外不能以毛髮饑我彼猶  
人也吾安所解何公乃歸耕楊翁與其諸從季飲甚  
懽然以數飲得脾疾久之寢革貽書陳懿德先生謂  
受 上恩無以報即不我白我無所愧地下也竟卒  
而所論公事下彼御史御史責問諸將作受直咸有  
狀因延見吏民詢公賢否吏民叩首流血諄曰楊使  
君僅飲一杯水而柰何以腐粟饑之或謂使君即不  
白我曹願得死代御史乃上疏略曰雲南按察副使

故真定守道亨材而廉守也廉者必不盜倉腐粟材  
守而貪亦必不湏此倉腐粟且粟授直工工皆有狀  
詔持復公按察副使以示優而公不及見矣公頎而  
長身風骨聳秀而温然謙卑長者性孝友居父怡山  
公母馮宜人喪以毀瘠聞事繼母馮太宜人共養腆  
備諸第道通輩咸依公所以撫教甚篤而其逝者子  
其孤亡間也既以貴念獨居饒而使區困役日就約  
因割腴田六百畝助之以故公病而里中人為飯僧  
禱神歿而巷哭聚吊若市然公少年為諸生則已有  
聲數試有司數不利著博士家言凡數萬餘始得解

又踰年始成丙辰進士授行人出使諸藩以秉禮最  
其官當遷為給事御史而居與御史大夫隣大夫之  
奴與他惡少詢而誤謂公奴也聞之僅得刑部某司  
主事稍遷負外郎以至某司郎中公極精勤於職當  
是時西曹郎名能法比者亡如公其名善博士家言  
至古文辭亦亡如公竟不調而以積訾僅得守守而  
始得大郡然其遷副使則在萬里外甫遷而劾繼之  
劾甫白而公已卒公真無天哉悲夫陳先生曰山海  
經所稱秦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有獸如羊一角一  
目其名羴羴公所禱而見者耶彼猶獸也而能使水



隨而退者何也神祠之燭胡自出而應公以出千夫  
於溺且聞之趙民旱公再祈而再得雨則公不謂無  
天也余與公善故不辭而為之誌若銘公字豫甫別  
號九華山人其先避世於華亭之脩竹鄉遂家焉子  
孫益蕃衍環澱湖而居者亡他楊而邑人以區為扇  
遂稱為楊扇君所自產也父即怡山公母平繼母馮  
俱以公刑部郎貴贈封公娶上猶令唐次賓女封宜  
人置貳俞氏黃氏有子繼芳娶沈氏叅議啟原女繼  
美為弟道貞後娶趙氏諸生世華女俱郡諸生繼善  
聘張氏光祿秉一女繼茂聘李氏鴻臚豫亨女繼英  
聘王氏為子弟祠部世懋女女三適太學生吳驛諸  
生項成芳潘雲樞三女與最小子皆唐宜人出而繼  
芳繼美繼茂則黃出繼善俞出也公生以嘉靖癸未  
十二月十五日卒以萬曆癸酉六月二十七日得年  
五十有一墓在脩竹之新阡狀撰自陳先生而予之  
銘曰

公神無所不之乎是不於趙必於吳歸而德於吳之  
鄉出而德於趙之都以使其人祀之宮而哭之途曰  
吳鄉先生而趙賢大夫於戲

中順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少谷溫公墓誌銘

溫公之在文登也。余自海上走一介訊公而得公報書報書之踰月而公移罷。又踰月而訃公卒。蓋又五年而余奉命來撫鄆為公之鄉。吊公而猶未葬也。嗚呼傷哉貧也。余乃謀於公之子應龍。董窳於龍廟山之陽。樹之槨而公第真陽令如春。以狀來請誌銘。徵狀余寧為不悉公也。公之成進士至歿。凡十有八年。為行人則一使荆襄為御史則一按鹺吳越。再按秦三仍按吳。為按察副使則治海道所至皆卓然有聲績。而其却荆人金也。荆人至今能道之。其按鹺而場人暴中倭不登課。公申飭舊制為稍通融期限。以蘇其困。立保甲法。叅而伍之。俾人自為守。搜捕姦猾及邏卒之因而利者。課自是驟登。額逾於承平時。而公所治繕理城隍築海圩開堰數十百計。其按秦益自標樹風采。至則論同州守某寶鷄令某等貪酷狀遣戍削籍有差。守令望風解印綬去。猾吏大豪一切受法不寒而栗。公顛求邊所以計婁紕者。前後凡二十事。條上之。報可。公又行刺得某大帥蠶食吏士佐虜為虐。某裨帥不畏大帥而畏虜狀。悉劾罷之。至督撫重臣亦有緣而謫削者。邊吏大端無敢飾情以見。益治軍軍聲實俱振。而虜亦竟公代無敢深入。公

又上宗藩七事若補祿糧肅關支正體統嚴門禁尤  
其要者其仍按吳則益熟于其利便而於職得兼治  
大小諸吏有熟公者轉相告報毋為撓温公三尺為  
而公以為吳所重於天下者以賦而其利之最大者  
水則抗疏委能吏丈畝里母伏田田母伏賦賦而不  
田者蠲之田而不賦者益之且督諸治河官以農暇  
開濬水稍稍受職矣公又論罷副總兵一又武吏益  
戢吳以大治然用事者以公治秦嚴鮮所縱舍而公  
不安於臺矣其治海道而屬登萊與遼之亡命交匿  
於諸島時時出剽掠以自益議謂擊之則慮起兵禍

郡驛搔無已時公用楊守起元議外揚軍

聲以

使指揮湯詔等之田橫王世祿之長山

裴虞度之崆峒李承暘之劉公千戶黃汝忠之抗灰  
諸島召其豪長者諭之曰與若期一月來受署為良  
民不者温公大軍立殲汝矣衆皇恐咸來謁公拊循  
之為上書二臺編保甲給田起稅通互市開關梁禁  
爭鬪島人彬彬約束比內地矣屬暑郡大旱公齋三  
日而禱立澍公既露禱雨中又以暑故不為雨具寒  
內侵遂得疾其民相率狂走告神曰大夫為民請雨  
神幸予民以雨而予大夫以疾非類民今敬為大夫

請命果小間公念欲不任疾疾又不任事即自劾歸  
且就道已而曰吾守土臣也敢去事歸乎強疾以待  
甫得請而公革矣然猶手書諸郡邑母祀祭母賻祭  
吾不而享也賻是死而僂我也公諱如玉字孟醇別  
號少谷其先世志海隨人而以戍贛河南之桐栢王  
父淮徙籍鄭遂為鄭人父文林公昕娶於左孺人而  
生公文林公之為諸生甫著也而公十四亦補諸生  
郡守許某奇公才欲壻之弗果明年有孫提學者按  
部試公以為第二人既見而笑曰吾欲冠若以若少  
疑之今果然自是凡再楚試皆不利而最後我先公  
巡按楚公遂與薦歸及襄陽得文林公訃蓋絕食七  
日而抵喪所撫棺大慟曰天乎誰令我以一鄉書易  
吾父也公之舉進士而喪王父淮已又喪左孺人毀  
瘠時有加自是得心腹間疾矣公之一為御史三按  
部又一為海道皆名持憲其居鄉絕不通官府其居  
官絕不通家問以故病三月且死而其家不知也公  
生以嘉靖戊子卒以隆慶己巳得年四十有三初娶  
於鍾早卒贈孺人繼娶其從妹封如之丈夫子三長  
即應龍郡諸生娶主事黃元吉女次應鵬聘舉人江  
以淇女次應嶽聘知縣李嶽女女三俱幼世貞曰公

天道之化，一以諸通，自可改仍，勿復述之。

身州山人補卷之二十七  
十六世經堂亥  
婁為執法大吏，所至有聲績，豈偶然哉！旱禱而澍，卒以勤死，合於古祀法矣。乃其臨歿而約束郡邑，毋令汙我為也。此何下結纓易箠哉！蓋公之舉於先公也，差殿而始按吳，齎先公屬大故，藁葬諸知名士，咸自避晦削門下籍，而公走使二百里，而來以金助繕墓，不佞兄弟蓋三辭，而公三進之曰：吾為吾之師而已。夫是以無虞於松楸而會。

先帝賜詔洗雪公，復從林中丞潤上書，請予故御史大夫贈謚，不報。不佞兄弟以謝公公曰：甚愧上書，吾為吾之師而已。公之篤於倫理類如此，是宜銘銘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言是耶？則何以子之民而殉子之身，非耶？則子之子孫其振振，而子之名與余言而偕不泯。

故建寧守張公墓誌銘 并家君

始吾女，女建寧公孫也。癸卯謁建寧公里中，公老矣，與之語響應，大要非今時人也。徐而察其指，慨然不能盡遺世者。去公之五年，公卒，又六年，而公諸子一析葦，徵其從父贛州君之狀，來乞銘墓道。公張氏諱文麟，字公瑞，嘗為建寧守，罷去，故稱建寧公。學者或尊為端巖先生，其先常熟人也。高祖以平生粹中粹。

中生武邑教諭懋懋生封主事湯民生公公生而  
秀穎異凡兒五歲嘗戲緣其祖母韓夫人衣不休遽  
問兒何為者公答曰他日周行四方度如是耳韓夫  
人大奇之十五則已為諸生善屬文有聲前令楊名  
甫使從博士受三禮親為共錄而久之公遂以明經  
薦應天冠諸能言禮者時年二十三明年乙丑舉進  
士高第當脩 孝宗實錄采故事諸繇高第選馳傳  
行郡邑公得浙江還上事太史多所稱遂擢刑部廣  
東司主事司所治金吾緹騎於它曹號剝難舉選悞  
者至取風旨首鼠觀望而獨公伉以惠文彈治之尚  
書雅重公故事諸曹郎習亭疑法專平敏斷者選治  
尚書章奏公遂治尚書章奏屬安化王叛就捕而中  
貴人瑾私之陰喝有所上下公業自如亡何瑾亦敗  
下司寇獄公議大逆無道上詔可是時太宰聞公與  
公同舍郎也寔共治瑾獄所傳爰書稱天下以為廷  
尉繫令云而瑾從子二漢者尚幼衆疑其誅且寬之  
以屬公公持不可曰瑾為誰反耶即罪坐所繇繇二  
漢竟坐誅而他族屬可三十人嘗別籍矣深禍者窮  
治謂宜從坐公又持不可曰此不與於瑾榮者也別  
以次減死論時變起暴猝人人持意行法而公獨多

所裁正雖尚書亦自謂不如扶滿遷山東司負外郎  
再遷四川司郎中南海梁次摠者相某子多賊殺村  
邑民家所讎郡邑心知之不敢決公奉璽書往勘且  
置對次摠殊不自意倨就公公怒叱曰携而父來耶  
而敢研研然見我也劾抵罪因悉劾先後佐次摠獄  
者還過主事公喪俄遷吉安守不拜服除改建寧守  
建寧關饒郡也公至始大欲持廉潔風之拮束吏猾  
不假毛髮抑兼并裁濫共其豪右恒衣食鰥寡而治  
乃以其暇創名宦祠學宮梓鄉大儒真先生集行之  
博士弟子貧不能自存者月受守囊奉錢吏部數言  
建寧守最當遷而公豪不能折從上官間有所抵牾  
因遂萋菲公公不懌再上書乞歸養母太夫人不許  
又乞骸骨不許而公自是稍怠於政矣會述職竟授  
劾免公還時尚壯歎曰大丈夫何常之有哉夫寧成  
小豎子耳其言誠無所比數然其意亦欲有以用之  
也吾今乃建寧吾家耳於是務儉素晝歲而食斤其  
贏規債陂田募諸里佃人以厚假而薄責之歲日益  
饒裕因創祖廟緝族譜稍飧粥其宗乏者以及內外  
姻踈屬閭右咸以次第得所望去病有藥死有歛欣  
有助戚有慰亡慮日出什百緡而尚多矣則起三大

第使三子分居之。鱗次櫛比。沼館花木。臚整幽覲。公時時携聲酒道從。謂三子。吾不能具陸大夫索中裝。顧吾有龐公安爾曹。得之否。公素壯彊無疾。晚始憊。謝屏人事。焚香危坐。集道家書讀之。卒年六十有七。子一桁二桁三桁俱太學生。孫希九等若干人。公為人玉立善談論。風慤豪爽。屹屹不能下物。然內行淳備。事母盧夫人以孝聞。其子弟家庭燕見不敢褻也。嚮吾所窺公。以此乃其材真有所不盡者。銘曰。公之治於官也。其學之餘耶。其治於家也。其官之餘耶。為鄉先生為賢大夫。富貴福澤壽考令譽亦畧有之。不盡其餘。嗚呼公之所不盡者。乃其所以餘耶。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七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七首

明中順大夫金華府知府漢浦周君墓誌銘

故金華守周君卒之明年四月而其二子廷棟廷楫以友人俞允文所為狀來請銘其墓曰異日所藉手以報先子地下者也余悲其意而不辭蓋歲癸卯余與周君寔同計吏偕又六年余守尚書刑部郎而周君成進士來肄部政已授工部都水主事又比舍飲

舟州山人稿卷之八十八

世經堂刊

相得甚懽也。君癯若不勝衣，而體氣高亮，師意自快。於世亡所推讓，嘗出推稅荊州，以寬簡稱。歲額輒溢，歸而其大吏才之，欲以重曹餌君。君謝不顧，罷曹輒從其一。二故人飲君好為詩，余雖差少於君，然其好詩甚。君不以鄙，故時時有所倡和，俊聲蔚然。遷屯田員外郎，會故楊忠愍公繼盛論劾相嚴嵩，嵩子世蕃坐忤旨不良死，君為詩哭之，而又騎爭世蕃道。世蕃聞益恚曰：是郎何為者？吾不識之。乃騎而爭吾道，又哭吾讎。屬吏部摘其細用京考下，遷武岡州同知州。故有岷王頗橫，君時假守，一切推柱，後惠文繩之王，不自懼，稍稍戢然。其蒞事君甚於守，尋遷金華府同知。郡有劇盜，以其黨負隅，吏莫敢誰何。君所任市魁，佯為闖入盜者，盡得其虛實，以告。君行勒卒習射，趨而覆其穴，悉平之矣。歲少侵，臺議郡邑發儲粟為賑，君持不可曰：民尚幸半菽，即庾空而歲復大侵，疇繼者乃召巨室以好假貸貧民，官為才其子息，民兩便之。立祠肖像以頌，而是時御史銜上命訪求異人所至苛擾，君出而逆諸境曰：郡僻小孝，第力田間，有之即異人，無以塞明詔。御史愧為辭去。滿三歲，進同知為知府。郡人忻忻以久有君為賀，而君病疴意稍

急會復以試事爭御史婁劾之罷歸君夷然不屑曰  
御史私我者夫仕宦不止車生耳吾今巾吾車歸矣  
乃稍稍治第舍買東禪寺傍地而池之種白蓮顏其  
圃曰東林居方外僧與談楞嚴圓覺諸經而不盡竟  
其言曰吾不貪為佛也既嗜酒然以病故不令多進  
曰驅生而狗吾嗜不為也詩簡遠精至有味求者則  
不應曰吾狗名而營思以吾虛喪吾實不為也自度  
曲授童子合樂而奏之移聲入破柱句諧節務窮要  
眇每謂童子若不憂周郎顧耶君既簡酒斷內不許  
物默合於養生之旨而好服餌暝眩藥竟觸疾以卒

君諱後叔字胤昌別號漢浦考封主事公慈妣徐安  
人皆蚤世君起孤童自奮受易歸先生有光起家名  
二千石有田宅振其族而甲之赴急量施以誼稱宗  
姻間可謂難能也已君始娶於鄒生子即廷棟娶梁  
辰魚女繼娶於戴生子即廷楫娶張必給女女一歸  
顧占孚母婦皆以君故贈封安人子皆為太學生孫男  
三紹甲廷棟出繼唐繼虞廷楫出葬某圩之新塋君  
之先人有年百一十六者其次有八九十者又三四  
人皆稱隱君子君雖稍貴起而僅五十二以死可念  
也銘曰

以造物之所愛者君事財取而不盡之其意甚微而  
年僅止於斯嗚呼噫嘻

承德郎太僕寺丞甌江張君墓誌銘

蓋余十七而以諸生識有功濟上甫加余一歲也而  
丞尚寶矣則又以比部郎從有功飲燕中甚懽而亡  
何有功謫去又十年而余罷青州節有功時稍丞太  
僕僂行訪余城西邸相與咨嗟嗚詫久之而報有功  
逝矣又十五年而余入領太僕會有功之子汝紀上  
書得官乃以狀來謁曰曰先君子之葬也弗備禮矣  
以有待也今者幸得公敢以誌若銘請夫世固有材  
如有功蚤貴而中厄而又蚤夭也乃余稍次似之幸  
不死而亡以慰有功地下者非夫也按狀有功姓張  
氏諱遜業別號甌江其先自閩赤岍徙居永嘉之華  
蓋鄉凡五傳而至文忠公孚敬累官少師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以言禮當

肅皇帝意驟顯所建白施設至於今傳誦之天子  
為更賜名若字贈曾祖轉寶祖敏父昇俱如文忠公  
官公娶蔡夫人繼娶潘夫人有子遜志官中書舍人  
而天置貳陳寔生君是時文忠公甫為學士也而  
上聞之喜為齋羊酒賀君生四歲蔡夫人歿即知啼

泣八歲以恩入太學上舍日誦書數百言亡何文忠公滿二考改太學生為中書舍人尋侍公疾歸永嘉文忠公卒而君甫十五有奉當路指齷齪君家門者君弗為顧日治喪禮天子方幸承天聞文忠公訃而悼之特賜太師予謚所以優卹祭葬加備君奉文忠公命入朝謝因上所賜文忠公壘書數百通白金印記若而枚天子歸自楚詔進中書舍人尚寶

丞俾歸候除服娶於吳乃復任滿三載封生母陳為太安人持節冊封荆王王始少而後賢之享餽加禮君悉謝弗受君固饒才其於詩歌絃宏麗又能縱筆為行草一時聲稱籍甚而雅好客客稍以詩酒聞

致之為長夜飲相嚴子世蕃亦好飲內莊忌君而浮慕之君亦陽交驩而酒酣不能無語失又君所善錦衣經歷沈鍊者上書攻相嚴得罪下獄君素饒不廢百方為其帥居間而事稍解當流置上谷君鬻丙舍為脫裝世蕃益恚恨曰日飲我也而衣食我讎而前是虜入傳城下君慷慨談兵事給事中有薦君者以是得統袴忌而爭壻君會滿考當遷為卿乃用大察鑄拔授兩淮都轉運判官將發上忽下劄相嚴曰故張少師子今何官其人安在相嚴不敢對而內

愧君因謂其客為我少留張君吾力能復之瑣聞君  
笑不顧曰彼豈以我難遷客哉遂發轉運推鹽利至  
夥先任者不能無乾沒而君自矢為操益堅雖卒坐  
法不能償且死君至傾橐而代之償所全活以十數  
嘗部輸而道遇劫問知為君遂巡引去曰是廉吏安  
得羸貲也御史上其事當遷報聞久之始入為南京  
光祿寺署正再上書乞休不許遷判順天府未幾進  
今官君自去尚寶凡三為吏職所至砥礪有聲人指  
相詫曰是貴公子何所從習之老吏豈非天性哉而  
君嘗以課馬之大梁屬久旱為禱於神立對又嘗宿  
凶傳傳不能凶有息巫文於是人則謂君且遠大矣  
而是時相嚴勢愈盛吳給事時來坐論其罪下獄成  
君所以慰存有加世蕃愈益恚恨曰是尚衣食我離  
也方謀逐君而君以暴疾卒矣君之卒稽紳先生走  
哭相唁而太保陸公炳為具棺少保楊公博為郵致  
喪歸其誄贊歌頌凡數十百章至相謂曰嗚呼無天  
哉而使張君夭而使張文忠之子夭也蓋年三十六  
云君見若跡弛者而事其母潘夫人陳太安人夔夔  
齋慄其御家人斬焉就規性好蓄書畫顧其弟中書  
舍人遜膚稍長能別書畫即畫推與之曰吾今而後

身州山人稱卷之八  
蓄有歸也當分箸君故謬為不解而取瘠者又其先  
宗族戚友之急甚於已以故索鮮美誓至歿而不能  
庀窀穸嗚呼以此而見先文忠之操亦可矣君所為  
詩有鳴玉集使郢集甌江集奪於酒不甚究然識者  
以為有梁陳開元風君配吳氏封安人丈夫子三汝  
綱光祿寺監事娶於周瑞金令鼎女次即汝紀入太  
學當有官娶於侯訓導濼女汝經國子生娶於葉良  
醫選女女二長適江西布政使侯一元子儒士任邦  
次適順天通判高旻子國子生師光孫男五國祥國  
楨國祐國某國祿孫女三墓在某所銘曰

夫學始而棄汝於仕母乃非相君計乎久宦咸仲產  
不克窀穸以逝君所以揚相君至矣則君之末季人  
能君忌而不能不君愧也噫嘻

明故承德郎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敬齋吳公

墓誌銘

予髫時每侍先中丞食間語鄉厚德長者必稱吳應  
祥公吳應祥公云而吳公舉應天試時業已三十餘  
顧當預計偕輒謝病十六年不肯徃徃輒捷南宮輒  
又謝病歸又三年始以對策高第輒又以憂病歸歸  
又十餘年謁選得禮部精膳主事不三月輒又乞南

為主客主事亡何又以病乞休尋卒卒十餘年而門人張教論櫝為之傳其甥鄉進士今黃令朱邦臣為之狀又十餘年提學胡御史植旌而祠之學宮又十五年其遺孤訥以狀與傳來乞予銘嗚呼公難進易退之節固卓卓若是至其所以闇然而章久而益有合以不朽天之陰施於厚德長者何緩而深也夫子馬能文以先中丞之教蓋愴然悲焉雖然予又馬能辭公銘按狀吳公諱鸞應祥其居曰敬齋學者因稱之敬齋先生先世家崑山茜涇後割崑山之屬曰太倉州遂為太倉人曾祖英祖茂父贈君源咸負隱德不仕公生而神氣秀穎十歲善屬辭然雅已恂恂不好弄弱冠則從先大王父司馬公游司馬公以易名東南下帷諸生恒數十百人顧獨愛重公悉橐中書授之公亦矻矻不怠至異日教授他諸生每發弓輒曰此某所得之師司馬公者也公既繇易薦有司諸生愈嚮慕之所以事公如司馬公公抗顏為諸生培析疑義探索要眇語人人得所欲去後先成進士者亦六七輩而公每當試逡巡弗肯行或中道托故返最後兄鳳強之與偕往試即取上第亡何竟歸矣公之謁選吏部也同年桂文襄公薨時為部尚書下堂



握手權劇曰安所從得吳公乎公雖倦勉為我縻一  
官每退食未嘗不召公宴坐語公時時有禪桂公其  
語祕弗傳然公竟不自得移告留省同舍郎鄒先生  
守益亦公同年也鄒先生為陽明先生之學公暇與  
之下上已惕然起曰武公九十而箴以自警余獨非  
夫哉鄒先生錄其與公往還語載題名記中公舉進  
士固已久而田產不加贏椽屋不庇風雨躬耒耜自  
給間有所過從問黨為盛饌要之却去弗食進脫粟  
少鮭菜乃喜曰是可繼也部使者暨有司念公貧意  
移事就公居間請為壽公驚曰吾乃操使者有司權  
乎即不肖不能力田畝而家於官哉固謝弗肯當公  
出必徒步從一童子或時手袍帶行斤斤如也道遇  
田叟小孺揖遜唯謹嘗詣州州例給輿從公側坐輿  
殊不寧還顧見後青衣騶塞道大恐却之念以書生  
驟侈乃爾至移日不食其為長者如此公淳至天性  
事其父贈君及繼母殷安人以孝聞家故所遺田悉  
讓其兄若弟獨身廢箸出以故至沒貧不能事窻窻  
公之卒以嘉靖庚寅春秋六十有四配王安人即先  
司馬公族子婉嫔有女操公安之先二年卒子男四  
長諫娶陸氏次讓娶沈氏次謹未娶訥最幼娶王氏

舟州山人稿 卷之十 世經堂刻

女三長適曹承先次適州學生顧樟次適思州守毛  
希原孫男三女孫一後公數年相繼卒獨訥及其一  
子存世貞曰吳公殆深易者也 孝廟時賢士大夫  
顛顛待御矣於易泰也吳公之抑而弗出也為其少  
也量已也正德間閣武代柄於易明夷矣公可無出  
也文襄之當軸也其時幾 孝廟矣公豈老倦游耶  
禮之華故也士之鼎新也嘻亦幾微矣故曰吳公殆  
深易者也先中丞又嘗言今天下稱長者則無踰故  
太宰朱恭靖公吳公位少卑又年壽未至即溥德懿  
行奚愧焉天下知朱公乃不知吳公是宜銘銘曰  
昔在漢興剪黜嫺飾而崇長者東陽萬石長者之德  
如璞未別長者之澤如被霖霖家無選行國靡浮績  
溥風沕然元氣恒溢後千百年粵有遺德恂恂朱公  
吳寔其匹沒而祭社以貽來則松杉鬱芊吳公之室  
我銘其幽過者必式

西華令前奉議大夫同知建寧府陶公墓誌銘  
友人俞仲蔚以西華令狀來蓋亟稱令賢云而令自  
罷官至是可十餘歲其年七十五矣不佞故嘗習令  
老而躍馬健七箸談說世事風角地理疊疊不倦時  
輔以養生主言謂令可不即死無何令出飲張貢士

為酒糺糺傾其一坐已復宿留前水部郎張公所令  
與客及張公三人俱七十五語甚洽頃忽若不懌者  
隱几而卧喉喀喀然客大驚呼之不應亟昇至藥之  
竟不醒邑士人驚相謂西華令長者而健胡以死乃  
竟死矣西華令者陶翁文淵也字靜甫其先世為晉  
靖節處士及唐而有諱崑者負經世才自廢與客孟  
雲卿焦遂舟江湖間南諸侯爭致之不得後老於崑  
之澱湖其子孫家焉再遷於千墩遂為千墩人而陶  
翁之父諱繡者娶於千有丈夫子八人翁其次仲也  
以敏惠工屬文以易補崑博士弟子稍進太學薦順

天試高第自是陶翁名籍籍動諸生從游者甚眾陶  
翁讀太學而歎曰先君子字我以靜甫而吾膠膠乎  
擾擾乎內不能當外夫非定則何以靜哉扁其居曰  
定齋諸生遂稱之曰定齋先生陶翁八上春官不第  
謁吏部選文工甚尚書覽而異之擢為第一官南京  
工部司務陶翁至而部解圯當葺為直三千金裁之  
至九百金復當脩京城部復下陶翁計其費減吏估  
至數倍陶翁之為司務八年所減省費率以萬計尚  
書雅器之所任非翁弗稱而吏不勝其覈以事陶  
翁出為興化檢校會郡闕守御史檄陶翁攝守時倅

舟州山人稿卷之二  
固在也陶翁遂巡謝不可乃日坐堂皇理郡事退而  
奉倅唯謹無何遷連城令時方有海寇陶翁繕城堡  
厲兵寬徭稱完邑寇中吏民愛而祠之以能高遷同  
知建寧府事它御史顧謂陶翁弱不稱令調西華陶  
翁至西華大水薄城且壞陶翁晝夜睥睨間呼曰天  
乎民何罪令請得自沈以謝已水退城得不壞諸公  
偉其狀相率為移褒西華令積最當遷而陶翁則已  
倦仰天歎曰令幸不愧民然旅進退踈躡風塵間獨  
不愧吾先為彭澤者耶遂拂衣歸陶翁有田千墩旁  
持時割其腴田贍宗族姻黨歲以為常有竊而他售

者陶翁笑弗較曰吾第虞餘畝不任割耳客贖田陶

翁已盡償其直矣後其子若孫貧翁復召而三償之  
不令其家知也伯兄病篤陶翁為治棺於蕪湖得之  
舟人以風請少須翁泣曰病者能須我也耶翼兩木  
舟中流風大作檣折賴兩木翼而免其篤弟惇誼先  
人之急乃爾陶翁卒以隆慶丁卯十一月八日故不  
為家卒至無以殮娶徐孺人有子俱不育子兄之子  
子才太學生亦先卒娶王氏繼黃氏孫男二成功太  
倉州諸生娶徐氏成鳳娶張氏曾孫男一質女一側  
出配周湯孫女西配陳彥禎王世望王振宗王某曾

孫女一字毛某一尚幼仲蔚謂陶翁材高宜上第不第為吏而能宜貴數躓以令止長者宜豐後乃不有子習養生家言宜大壽壽七十五以死嗚呼仲蔚名能稱惜陶翁者矣其曰陶翁則莫若其繼之銘銘曰是唯西華令之所返真以令免而貧庶幾哉彭澤令之裔人

明文林郎四川重慶府推官南濱康君墓誌銘  
康君諱學詩字伯正其先為浙西昌甲族有文俊者以避寇徙華亭遂家焉四傳而為慎齋君恭則君父也娶於王寔生君君少而穎爽工屬文初以病心欲父欲棄之賈其姊夫賈公生強諫廼不果既父歿而家益落叔兄某復欲棄君賈賈生復強諫乃已遂授經里中為郡諸生以春秋舉鄉試數上春官不第至癸丑當第乃與其儕俱用嫌斥君自恨詫曰吾豈有所不足於第耶且夫一第遂至束人老死謁吏部選得饒州府推官君至饒遂以明恕稱而郡豪吳陽與弋陽豪讎鬪死者各數十人案十餘歲不決臺檄君及倅王某會讞之倅逡巡不敢往至以罷去而後代者為弋陽徐令浦浦心欲右弋陽民公知之至讞而二姓各具甲以從曰是行也枉必死之君顧令浦曰無

分民也。察其情不甚懸，而鬪死者敵，遂歸獄於死者。而未減豪使從贖論，咸叩頭懽呼散去。就農曰：微康君，吾曹寧復知生人業耶？君又白趙二生寃，而擿三十誣者，即監司莫能難也。諸臺使樊褒、婁下，且遷矣。而以案覈宗室為所中，調蜀之重慶君，以蜀險遠，雅不欲往，而聞其山水佳，久之乃成行。其治如饒亡害，嘗受檄案逆虜吳思義黨，君間行務探得其鰲，悉置之理。時西寇散毛侵我土，司臺厲君議發兵餉以助，或謂夷自相攻耳，勿助便。公曰：不然，土司固夷我藩也，而棄之寇我，且自為藩，且爾何以令他土司因復

上便，且數事皆報許。公又署瀘州州事，一切治辦，嘗苦旱，公跪而禱神，雨澍應。公之佐重慶，更巡撫者三，採木侍郎者二，咸有薦吏部第，最復當遷矣，而竟用持法失分，巡食事，意搆之臺，以論罷。公笑曰：吾再更佐大郡，縱厓厓之善狀，乃再以一毀而勝十譽，若承蜩然，則豈非天哉！頗買田宅，郭外築圃舍，傍有卉石，亭榭之屬，觴咏其間，甚適也。好讀書，於天文醫筮脩煉諸家言，俱有所著解，其所為詩歌及縱筆作署書，要俱以自媮志而已。不責名翰墨間，時時從諸老先生社游，及為酒，酒極豐，乃其自奉，則一算器食，以故

竟老無家指累君為人敦睦寬然長者然中實耿介  
與之談久輒益辨素強鮮疾其視復食肉不減少壯  
時壬申春月忽欲游吳中諸山飲天池支硎間甚懽  
俄得疾遂卒春秋七十有四娶於杜繼娶顧皆有婦  
德最後娶于干始舉二子長時萬娶於張有子一尚  
幼次時億聘於宋女長適莫是夔次適郡諸生錢有  
光杜出也次適顧文階顧出也次適張漢臣干出也  
其墓塋於五湖溼南與杜顧合而虛其右君起孤貧  
書生自奮起兩佐大郡晚而有子有家且以壽終疑  
若無所憾者然學而優可以第政而宦可以遷彊無  
疾可百歲而竟阻未酬豈天不欲君盡其餘以待為  
後者耶吾有妹歸於張天其孤女實歸時萬吾故悉  
君而采茂才賈子某之狀以為誌若銘曰  
氏而康兮歸而土康兮以而子孫康兮

明故文林郎歸化縣知縣二山章公墓誌銘

嘉靖辛酉秋九月故歸化令章公卒於官邑父老相  
率哭公哀為祠祀於學宮之傍而哀其壯者護喪與  
妻子歸久之其孤衡乃泣持公甥錢君德徵之狀來  
請銘章公故游於先司馬公余亦辱從公游甚懽余  
父子後先成進士射策俱推稱章公而公竟不第僅

得令以死嗚呼夫余則安忍辭哉按扶公諱宗實  
字若虛其先閩人至宋丞相德象徙樂清丞相後曰  
興達再徙常熟因家焉數傳而至侍御公珪公之曾  
大父也侍御有四子次第通朝籍以顯曰國子助教  
儀曰廣西叅議表曰大理卿格曰副都御史律大理  
公最賢有聲於公為王父一子曰採釣翁注嘗起家  
衛千戶俄棄不顧採釣翁贅於楊氏未有子以兄子  
永州公榮為後後復取張氏始生公公生五歲則採  
釣翁捐館舍自其少時雅已朗出有通奇之譽讀書  
過目輒誦十歲能屬文十四補博士弟子員亡何提  
學童御史衮按部試公御史雅守經義而公少年不  
能帖帖於其師說獨以意造縱橫累千言御史讀竟  
大奇之曰生小蹶千里駒也自是他御史試輒居高  
等至庚子遂薦於應天而永州公以單令考最當封  
採釣翁顧封其生父母曰若勉之有王父秩在一令  
固不足溷乃考也公志益銳文日益高然數試禮部  
輒數北一時薦紳青襟譁然為公不平而公亦且倦  
程式業矣己未春當計偕張太孺人謂曰吾旦夕地  
下竟不能持升斗及我乎公受教乃就吏部選汀州  
歸化令歸化在萬山中其民椎而獷前令歲審役即



重開為衛謝不見客民亦徃徃推瓦礫叩門呼詳公  
悉徹去令民大小得以情請公徐為平亭而遣之畢  
事無謹者邑有公使厨傳取辦里甲市小猶得以緩  
急持之昂物價至數倍乃與公第令里甲計費輸官  
官為市物歸其贏一時稱便遂行之諸比邑焉公又  
嘗損餘俸及嘉肺之美緡飭學宮新講堂暇則褒衣  
延諸生談說經義彬彬甚都矣而會廣大盜數千突  
攻邑公倡吏士日夜乘城守前是邑門為木寨以固  
旁無濠公過之曰是不可攝齊上乎趣甃甃門上立  
敵樓四周浚濠使民得漁之甫畢賊果至堅不可下  
城人饑且內潰公出橐中裝散使眾之以先諸豪乃  
肯稍稍相給賊既退父老數輩齎金帛詣公告償公  
謝曰幸賴公等子弟修力為令守令念無以犒士為  
父母羞何自費公等償乎卒不受辛酉春廣盜復大  
起所過城邑脅軍資累千金乃肯退公獨持不與相  
拒凡七閱月賊知不可動第為書射城中以去盛稱  
令賢彊為令故完邑不老者矣賊退疫大作公亦以勞  
故沾疾且革謂其家人曰死生命耳吾不負邑吾獨  
負永州公言即死何以見先人地下哉語畢而逝距  
其生正德辛未年僅五十有一配陸氏生子一即衡

太學生娶於譚女長適即德徵邑庠生次適予弟進士世懋次字張希詠次字張厚德以癸亥十一月初十日葬于虞山之北麓頂山之原王子曰吾往與章公交得公之情矣未悉其令時事也及讀錢君狀悉其牽矣乃於情有未竟焉何丈夫章公粹而坦洞見底裏人也驟接之無脩貌徐微之無改辭卒而厚之不色喜卒而薄之不色怒視臧獲如嬰兒貴賤若一室語可市也此豈可與世之厚城府茅塞岐逕者道耶吾從章公長安時吳給事宗吏部者吾友也邂逅章公以齒坐上坐飲便大懽噉而呼吳戲取已冠冠章公竟酒忘易章公之偕二人飲於吾者再乎遂不復報刺刺名姓且漫臧曰足疲不任謁奈何都督朱公延為兄子師數日謝不肯復往與章公友者易與之腹而難其濶略然精勵於令若此銘曰

坦坦章公簡靖自遠達心無累髻而業成毫翰所抵千人皆廢公車數上蔚然其策而困一第出宰巖邑循物率素毋以師吏有莽伏戎令為身捍卒死勤事鬼藏於吳神游於閩赫赫厥祀是曰賢侯逝者靡憾銘者不愧

文林郎浙江紹興府新昌縣知縣曹君暨配王

孺人墓誌銘

余故侍曹翁里居而其自尚書郎使歸則益近焉翁  
云曹翁故大父行也而婦吾王氏姊得稱內兄弟曹  
翁為人長七尺餘龐眉鬚髮盡白顧特偉如居恒杜  
門間出服田父服道傍望里中兒有輿來輒走避市  
舍須過乃復出而其於鄉黨會用齒推為祭酒曹翁  
攝齋坐上坐顧其客皆貴然亡所孫而間於末坐少  
年非是折之苦為面赤或目曹翁是不從輿中來人  
耶翁咲曰徒者避輿者當而坐者與坐者抗議亦當  
鄉黨乃益嚴重翁然會亦益稀而曹翁自廢又母論  
里人不知其故為令即曹翁亦忘之而一日御史于  
旄過曹翁里脩刺入謁曹翁問而知其為新昌呂光  
洵也坐定呂君自通其父故邑豪曹翁嘗扶之市以  
懲翁意不自得呂君乃言微翁吾父不克戒以終為  
長者且去吾邑十餘年而德翁如一日為竟夕談乃  
去而又一日客有長洲令俞時及入謁再拜伏而泣  
已起居若家人禮問之則故御史集子亦新昌人也  
御史集使還里暴卒而曹翁悉為解裝以殮出時及  
沐下而撫之時時食縣署如父子時及且曰翁去吾  
邑二十年而德翁如一日夫寧獨時及也未幾而郡

守林懋舉復來脩禮如俞林公故曹翁為懷安教諭  
時弟子也是三公者去而曹翁母所報謝人或謂翁  
即一言可以席三君子而有家曹翁笑不答蓋自脩  
脯外稍具伏臘費而已三公亦後先謂人吾至今尚  
莊曹翁不敢以它事請也蓋曹翁少居貧則已自立  
其贅於時氏且壯而讀書數竒僚壻王生已為公車  
士矣婦母張媪薄曹翁不以為壻數曹翁突烟冷即  
併日食然不從張媪乞釜焦張稍悔割田若干畝以  
遺翁曰禾熟可歲也曹翁謝不顧去為里塾師自給  
當是時父將仕公已歿獨母丁在曹翁業三十矣而  
始補邑博士弟子家去邑百里而遙朔望徒步學宮  
旦受課夕歸風雨寒暑無間也尋試於御史高等且  
廩以讓其友省者支生遂領鄉薦北上抵安德壑於  
盜同行一越人墜蹇驢不能上公以已騎易之而徐  
乘蹇驢殿卒以其人免曹翁凡再試南宮再不第乃  
嘆口母老矣吾終不以一第而緩吾母養就署學官  
得福建之建陽訓導滿三載而遷教諭是為懷安曹  
翁集諸生之憂餒者得百人為大釜瀹貯粥糜魚羹  
以食之而身責課文義以士行相規切傲弗逞者鳴  
鼓聲其罪亡論諸生均稱為諸生師者視曹翁嚴父

兄也翁所造有馬司徒森如林守而顯者又數人時  
邵康僖公銳視學政獨賢曹翁至舉以風七閩而又  
六載始得令為新昌曹翁之為新昌也洞坦不設鉤  
距諸來訟者取片語而決或扶之至十輒罷使就舍  
曰休矣逐而婦耕織矣間擿一二訟師斥之境外而  
是時民貧苦重橐嫁多弗舉女曹翁乃以謀於士大  
夫為嫁程若嫁厚者取婦而責橐裝者產棄女者以  
次第受法曹翁欲築長堤扞溪水而其黠始且揶揄  
曰是安能家走一胥耶比曹翁行隄所而吏民亡弗  
從者曹翁手一最重石有筐土而曰視吾力所任而  
準辰而至酉而罷亦以吾為準蓋不易月而隄成雖  
其黠亦愧服相率祠曹翁矣曹翁之為新昌九載其  
俗幾變即衽席間有閩語相戒曰毋溷邑大夫耳比  
滿當得代邑人之有女者以千數携而送曹翁且指  
謂曰此而父也邑當台處孔道曹翁獨不事厨傳曰  
奈何疲民以取譽以故鮮賓安聲而獨仙居應司寇  
大猷為吏部郎稱曹翁嚴不苛辦不擾察不細奠不  
飾挫不折峻不激成不怠困不求為循吏第一曹翁  
當之部考最而母丁巳八十六矣當發忽大歎咤曰  
吾雖宦不一日倍母而今何忍倍母也取部符篋之

倉州山人集卷之六  
亡何母丁卒終喪遂不復仕新昌人聞而立碑以頌  
德其九載中臺使者薦書亦婁上而吳陸太宰其鄉  
人或謂曹翁不能捐咫尺之書以贄乎不答而太宰  
後坐法戍而道新昌乃執翁手曰甚愧見公何自不  
一聞問乎亦不答曹翁絕不喜言其令時事所為稱  
令事者獨新昌士民而其鄉父老亦恠謂曹翁仕宦  
後先十八載而廬產無所增益蓋意其廉而疑其木強  
少文州守鄉飲禮曹翁大賓遂巡辭弗應曰此禮國  
家所以優賢者某何人也而敢干之曹翁初贄於特  
而時氏卒有子曰承先繼施有子曰奉先凡三娶而  
始為吾王氏姊有三子曰敬先愛先昌先王孺人  
之歸曹翁也實從之懷安則脯飽漿酒之類以共  
諸博士過從亡弗給矣曹翁之為新昌也官事不  
入內家事不出外得以專精於公間一休沐孺人  
抱兒迎勞苦翁曰所治獄幾何母貽兒業也孺人歸  
曹而稱為子者二其長婦家貴也而又故女弟差齒  
嘆啐不肯下孺人如弗聞也而字且禮之所撫二兒  
及婦逾於已子至當析產悉推弗居曰幸事翁有三  
男女於十指生活耳曹翁之歿而王孺人撫其子昌  
先也蓋又十八年去皆一日廢女紅也性好施予中

表從假貸不能問子錢併母錢匿之亦不悔簪珥衣  
裙之類恒與質家共矣曹翁名祥字世奇別號茆菴  
得年八十一王孺人七十六以卒當王孺人卒時獨  
其子昌先侍昌先材高為諸生棄之習古文詞任俠  
自喜既欲改葬曹翁而以狀請於余曰惟先子之治  
命得還骨先壠幸毋以誌銘溷乃公諸為誌銘者皆  
諛骨者也雖然今天下可以寄不朽唯吾子而其不  
善諛亦唯吾子敢以請余乃曰嗟夫世所褒循吏  
者以聲舉耳不然有一曹翁而遺之夫曹翁能行罰  
而使其人不怨為德而身忘之此皆近於古之道也  
夫三君子不憚先身以從曹翁於委巷固欲有以報  
也然挾千金之力而不敢吐彼其所信於曹翁者深  
也曹翁之為循吏沒齒而不斲人知至欲廢誌銘賢  
者之不斲人知己耳何至欲廢誌銘嗚呼諛墓之為  
辭有餘思矣余既已感曹翁志而欲續吏未就何可  
以失曹翁夫婦是宜誌復銘之曰  
是為吏賢而毋近名為婦而成夫賢而不以令稱其  
卒以嘉隆而生以成弘為其間人而識者以為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者耶

丹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七首

文林郎知奉化縣事貞憲徐先生墓誌銘

嘉靖己巳秋八月三日吳興寓公前奉化令長谷徐君捐館舍春秋七十有七吳郡王世貞以左叅政部吳興稍為經紀其喪踰四月而遷晉臬歸里又三月而其子文果以治命請曰不肖敢為逝者徵惠一言謝不敏則又曰唯先子之獲幸公也最晚而最心念



之曰是公吾所創見也既易箒語不肖曰吾目待王  
公銘而暝余聞而悲之按狀君諱獻忠字伯臣其先  
世有判御藥院者從宋南渡至華亭家焉七傳而為  
君父某公娶某孺人寔生君君神識茂暢性操并介  
自其髫髻時雅已慕竹素之事矣稍長屬時義即傾  
其作者補博士弟子試諸生間褒然為舉首久之薦  
應天比六上禮部不利君既不獲逞於時義乃益務  
為搜獵裨官盪者外家之語逸壁斷戟摩削亡昏曰  
農圃醫卜支離覆逆音聲人伎徃徃精探其所繇造  
雖專門名家無以難之而其為詩自建安以下至大  
曆鮮有不窺薄神情妙傳獨在江左與貞微之際而  
已文主爾雅不離象質賦頌碑誌取財東京然至於  
論說興革利害物情時趣有味乎言之也華亭故推  
陸文裕先生博精於古視君為丈人行其揚扈風雅  
下上今昔耳語膝坐忘其為吾汝也君去禮部為吏  
部選人當得縣令人或謂君少遲之一令何足溷徐  
先生為君謝曰令易及民耳且也一第亦何足溷徐  
先生竟得浙之奉化以去奉化夷嶮而城蛇虺雜居  
民俗陋而好訟君不為斤斤三尺濕束之節用平稅  
蠲役防水務有以衽席其長老稍推美田學官為膏

粥費興禮揖遜彬如也君所為植培務在單赤以下  
其政術好近民而遠上移牒條教飾儒而不必緣吏  
以故良士大夫草莽之臣類能誦說之他不盡爾也  
甫二歲入計道彭城有監司者以一籠筴授君致之  
京君佯為不悟抵京以一籠筴報亡何君坐殿罷矣  
前君為諸生固已精堪輿家言而會父府君歿執君  
手曰吾三世不益丁得無於葬有所恨哉是而責也  
君拜受教則日夜偕所厚為堪輿者相地數百里內  
獲吳興之福山而葬焉君又愛其山水清遠土風醇  
嘉既罷則斥置墓田傍構丙舍為終老計不竟稱華

亭人矣五柳雙桐偃蹇板門踈櫺淨几奇書古文間  
以金石三代之器葛巾羽氅徜徉其間客至則留小  
飲聽去春容寂寥隨取而足時命單舫漁童樵青於  
茗雪菴蘆間不復可蹤跡也故司空劉公蔣公司寇  
顧公諸大老為耆英之會於峴首迫欲得君以重斯  
社君不峻拒一再往後了不復戀君燕閒之晷肆於  
九經作春秋稽傳錄洪範或問大易心印四書本義  
分節受鑰伯陽以破玄扃作叅同契亥步心測璞筭  
神啓作大地圖衍義山房九笈三江水利攷狗知郡  
將冀酬山靈作吳興掌故集探始中聲旁極正變作

樂府原唐詩品朱邑既老不忘桐鄉作四明半政錄  
其雜著詩文又數十卷行於世君雖道在不朽跡猶  
方內而博探外典遐想冲舉每自謂刀圭投咽羽翰  
立張投金示報揖洪崖浮丘於玉京之上葛稚川陶  
隱居而下所不論也竟以訪道不諧邑邑成疾委蛇  
之際神識了然豈所謂大道隔塵報身斯驗者耶君  
孝友天至內行淳備性不能畫而貌其吏部府君遺  
像如生某孺人病革欲有語不得君跽請曰毋以仲  
季產未立耶趣推已所授遺之且割素中之半而後  
喜可知也呼仲季來微而兄我不安死矣君娶陸氏

別室呂氏生四子為文翰文核文果文樛女六孫男

其墓九霞山之陽去其父墓若干里按謚法清白守  
節曰貞博聞多能曰憲不佞竊用二陶處士故事誌  
其大者而擬之謚曰貞憲先生且為銘曰

而始乎華亭而令乎四明而終乎吳興清白守節博  
聞多能曰憲且貞請以易而名庶幾稱為寓公為鄉  
先生

故文林郎知長汀縣事東涯金公墓誌銘

余讀仲蔚狀長汀公事而竊有慨也縣官之繩士於  
格也若束濕然即簿尉一困之靡由顯已長汀公起

家邑簿亡已而遂丞遂至今何難格也夫長汀公可不謂賢乎自長汀公一至令而諸子伯叔兄弟婁起幕藩閫佐州邑而顯者數人即不能如長汀公要之其所慕效優於格也不賢而能之乎始長汀公為諸生久賞而升上舍其業文烏爽輩行可以第矣而竟弗第也一旦自詫嗟曰邑邑久滯筆硯間男子得一命足逞耳謁吏部選為歸安簿簿職誰何而部刺史才簿檄攝縣賦賦弊故蝟起而姦胥度攝尉是無難我也悉搜得姦狀立寘之法屬歲侵公約其下田出產以質而寬其賦期以須穰歲尋穰下田爭出賦亡後者更用最遷餘姚丞餘姚稱嚴邑其胥吏猾而民囂訟然攝公鈞距法相戒亡犯也至為謠曰鈞奇不讎避金鈞公稍稍劑以寬優設學校卹孤者造請賢士大夫不廢禮公之一再為丞尉皆能佐其令以稱職舉又後先近其家損家廩以帑部刺史賢而數旌之士民為立碑頌德超拜長汀令到官數月尤稱一切治辦然公意有所不足曰去令以上何害乎四上書移疾歸而治園圃鑿池種竹悠然自得也慕陶隱居為岡而松其上施檐楹以舍貯朝夕霽聽風聲移時而樂之為署曰翠濤居戒其五子若孫曰吾不能

如陸大夫千金橐中裝五分之而僕僕車馬酒食過從也吾有先人饋粥之業遺汝汝自食力以其羨共我公故白晳而與其伯縣丞公章季同知公夏俱髯也已而公之諸子俱髯歲時伏臘上壽冠珮雍容是都出入鄉里目屬之公年且八十而游發之齊雲黃山以其子從又明年汎大江登九華擘芙蓉之秀慨然慕李太白王伯安之為人還游小孤歷浮玉往返可四千餘里至洞庭錢湖諸山水几席間物耳公之縱游奇深遇者恠而以為物且僊曰彼髯盡白矣而顏渥丹諸髯輔之胡為也耶公之嘗為餘姚其人多

至大吏治吳按部謁公里居問遺不絕然公益自無所干請州舉鄉飲聘公為大賓公素強少疾晚而食履視聽不衰舒緩靜雅不厲人以聲色其步武上覘檐而下顧履慎於攝生蓋天性也年八十四乃病劇而卧者三月餘猶甘匕箸久之始卒公諱韶姓金氏字子善故以長汀令終其鄉人尊而稱之曰東涯先生其先崑山惠安鄉人分崑山為太倉州遂為州人曾大父實大王父罄王父坪以同知夏貴贈為中兵馬副指揮母孫封孺人娶王氏前卒有丈夫子五人允乎福建布政司理問娶於顧再娶於朱為鄉進

士銓女允升蒲圻丞娶於周為左叅政在女允明大  
寧都司斷事娶於毛為思州守希原女再娶於周允  
清國子生娶於張為封刑部主事印女允和側室出  
聘於邵女四歸諸生虞典趙檀太學生龔汲大理寺  
副劉大武諸孫履謙履異履豫履亨履道履通  
履遇履進履選履達履觀履謙再試武舉而履觀為  
州諸生餘尚幼女九人曾孫男五權柄棟楫梓以卒  
之明年正月廿二日塋摩羅涇之西新塋蓋公有丘  
嫂老而貧公廩之至塲而為調棺殮族孤孫昂為娶  
婦經紀其家以有成立嫁虞典者歿而亡子以節若  
公為之置子而割產以贍所謂歸而好行其德於鄉  
者也蓋公之婦王孺人卒屬銘於先大夫不佞實具  
草馬今何能辭銘曰

女三其政於邑兮昏而便退而政於家兮肅以閑富  
好行其德兮以永年居兮橋梓之芊然歸兮松柏之  
卷然于鬣于鬣兮洵美且駢福有五兮女庶幾其全  
者耶

明徵仕郎睢州判官約齋錢君墓誌銘

錢君諱培枝字子充自其為諸生時以博決於文稱  
而母當於志因自號約齋以警言云而約齋君世為崑

山支巷里人曾大父某治儒為某郡教授大父某始  
徙治醫至父某而醫益高能立起人痼世所稱春林  
先生者也有丈夫子二其長旗手衛經歷培志與君  
俱業儒培志不廢醫而君獨以儒顯君為諸生嘗受  
經里人吳中英數試有司甲等然至省試輒不利久  
之當謁選吏部意若不欲行者春林公故亡恙也曰  
吾老矣強而待汝一官尚奚戀耶君乃之吏部試高  
第得山西解州解故多鹽利賈人子日伺吏欲幾中  
之君持文法亡害侶侶不見欲頃之攝守篆一切辦  
治聶德政者殺人事連張守政御史欲併坐守政死  
君執弗可曰德政自殺人耳柰何復以一生者抵一  
死者御史為誣俄而河東地大震夜中蕩解宇且盡  
獄暴火大小囚數十百驚闌出君起令毋救火而環  
吏卒與囚四周使拊火曰是寒可御也且可以無逸  
囚比明卒無它君乃發藏穀煮粥食饑者庀錢布飭  
里甲俾有無相通以調棺殮分布練士捕治鄉落不  
逞餘以次招來之凡六晝夜乃定監司念州變重遣  
一指揮來協守指揮武人也多所干陬君為白監司  
曰公將以安吾州耶抑擾之也安之柰何益此弁為  
即判不肖敢以百口任州監司愧為還指揮君之判

解州與攝州無幾而旌異累下矣尋丁春林公憂歸服除補判睢州睢枕河而州君以春秋行隄白眼雜吏民中寒暑晝夜靡間河以亡決嘗一署鹿邑鹿邑人稱之郡倅行部而扶重者風君有所賅餉君佯不悞曰邑無餉倅故事也凡三載遷慶王審理正君顧謂其子德徵曰乃公倦游歸矣向者解之變起吾與家瀕死者且數而卒數以家免豈非天幸耶天幸不可婁得移文兩臺歸浮沉里社可十載而以老病捐館蓋春秋七十有三矣配朱氏先君八年卒丈夫子二德徵邑諸生娶於章繼吳再繼張德微太學生娶於顧女二適陸允升太學生王調鼎孫男三承武太學生娶於趙承文聘於柴一尚幼孫女四長字支如霜而卒次適朱禹臣朱名佐次字王某歷城令王若之狀云爾德徵輩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地而介狀問銘於不佞不佞既讀歎曰士當居平時胡可一二槩見哉錢君老儒長者耳一旦攝解解變起呼不教之民而飭之上櫛下沐澤與法浹州若堅礪且夫環解而邑者六而幾六失守也始遂稱甲乙焉士果可以居平一二槩見哉余故熟錢君出入里中傴僂以趨遇非齒亦不加貌色益務為敦謹庶取儉



予斤斤秋毫不爽其所名齋而約者意止此爾然亦  
可以銘矣銘曰

以汝不習吏耶判解與睢何仇爽便治也以汝材負  
氣耶歸而里居何退讓君子也恭儉為政以起中貲  
其子息之彬彬書詩錢君之歸茲藏也宜

明故迪功郎浙江金華府蘭溪縣丞史君墓誌

銘

史之先以官為氏至漢而益貴有魯相晨者其後人  
以功封溧陽侯始居江南元至正中君五世祖某避  
由長興徙居長洲遂為長洲人再舉賢良不就賢

良公生通一通一生綜綜生順贈監察御史贈公生

鑑舉進士為御史諤諤廷諍出守河間以讒罷有文  
夫子五人君其季也生而短小穎秀動止文弱不佞  
大王父司馬公見而奇之以季歸焉是為吾姑而是  
持君甫十六名能屬文由博士弟子補太學諸生然  
試輒不利而御史公卒諸兄皆析箸獨君之母陳夫  
人在君所以奉養百方調聲色而進之戶不聞履屐  
聲者三十年一日也君所為恭謹自天榼即崇弁鯢  
齒見君恂恂退遜以為有所攝或諺遜之及其鈞禮  
少賤無二矣諸所為不義涉君者避焉君免其涉它

人不義者掩耳若不聞也人有德於君即一飯沒身  
不忘君所德於人唯畏人知之生平不為却亦不脩  
人之却以至於善惡是非則心通特不以非與惡挂  
齒群不逞少年見以為易上而狎之君不為校久而  
未嘗不下君之厚也過君厚者初亦疑其跡久而未  
嘗不信君之裏也君於內行脩備事其諸兄尤謹至  
閨闈間不以墮色接吾姑臧獲大小有過未嘗輕呵  
撻曰彼亦人子也以故君忠信篤至擅吳中人稱至  
或舉之勸其俗云而晚節家益薄由吏部選人授鴻  
臚司儀署序班蓋先御史大夫治薊遼兵稍資給之  
君於官益務為恭謹五鼓未見火城一交牀徙倚長  
安門外迫暝不辨色羸馬蹙蹙歸自大鴻臚所其於  
引見外藩官吏稍有需染者盡洗去之顧僕僕為役  
中間凡一請休沐再補滿考授封階無以吏謫云稍  
遷蘭溪縣丞君自以不習吏事精心求平令有移訊  
牒者質之必兩造俱厭從容為輕獄以報訟紙贖鍰  
毫髮不以入橐邑居衝君買一舡艫奔走迺送母間  
寒暑自嘉靖末郡邑爭為甲令自臧削而君所持操  
益甚即一薪水必損月奉為直以償日不能具一肉  
或謂君胡自苦乃爾君謝曰小吏安所敢取名固職

如耳且焉能捐六尺軀借三寸舌欲乎蓋不佞大  
王父令蘭溪人尸而祝之至于今七十載而君為丞  
有蕙聲其邑父老能舉之者歎曰前令公與今丞真  
冰玉也君以部浙運抵京中寒疾卒得年七十有一  
君諱鑿字允全別號南嶼吾姑未有子為置貳張以  
有子訪補太學娶太常少卿陸先生粲女又女其兄  
之女以適太學生陳文默孫男一載道孫女一許聘  
王汝升君居恒謂人吾食王氏德者三世矣一旦填  
溝壑何以報塞而君之歿也吾弟世懋時在儀部郎  
寔捐半歲奉調棺殮經紀其喪事甚悉又明年而訪  
奉君之柩葬於靈巖鄉之先塋以其從兄文學臣紀  
狀來請銘嗟嗟世貞安忍不銘銘曰  
何以稱行視君鄉何以稱政視君邦何以稱操視君  
橐裝嗚呼是為隆慶間之廉吏長者奉而全以從御  
史君地下

徵仕郎福建布政司都事一齋先生王公暨配

周孺人合葬誌銘

一齋先生者王氏諱恬字民熙嘗為福建幕有官矣  
學者不以其官稱而尊之曰一齋先生先生之王父  
公諱輅以長子朝列公贈為南京工部主事以少子

通議公贈為南京兵部右侍郎父直庵公諱俱以布衣居伯季間磊落高行誼時人並稱之直庵公有四子先生其仲為側室毛碩人出少則已廢箸直庵公差其產產不能與伯子均而先生既室周孺人則益已有旦夕累其遺畝廢立如甌脫先生所受易里中師度卒業則罷耕乃挾冊從田塍間且誦且課以其間走師所質疑難至夜分篝燈為經論義討弗屬弗就枕是時周孺人業稱名族能自抑下脫簪珥手盥而佐先生耕夜則緝緝統緝紡而佐讀其於書伊吾聲時若與機杼韻也蓋先生之於農二十年而成其

初年田不過三十畝其季年乃至二千畝諸子女十餘人咸以次授家室歲時伏臘多饒奇之畜其於儒三十而補博士弟子四十而廩於庠為提學御史章公丘公所賞識蓋先御史大夫公視先生為從弟少年試諸公褒然有僞聲先生奮而與之相甲乙居恒酒間自詫曰老驥千里豈欺我哉而會故魏文簡公講道東南先生走負笈請得從弟子列魏公難先生長而友之先生之讀易毋論三絕編於瀛洛諸儒家言俱夙所精習至得友於魏公而後及求之理性之間粹如也先生既屢試不第乃嘆曰吾所不獲一官而

必據吾志者非命也夫古稱不得志則衡命吾知所  
處矣於是始業醫醫不名一師日取軒岐扁倉叔和  
東垣諸書讀之間則思所以決脉用方者乃豁然悟  
曰夫醫意也吾師意而醫何必長素公乘茲於是始  
試藥諸病貧人以藥請人給之約毋有所離時復為  
粥粥之諸病貧人爭走就先生醫醫日以益驗名益  
起先生尤巧於用方而精決脉脉時有異變奇狀先  
生診之若覩也至為日以訣人生死曰是脉為某症  
為得之某事當以某藥起即不起當復入某症作某  
狀徃徃奇中十不爽二三而先生故嘗入粟為太學

生當謁選前給事中樛庵王公與先生遇京師而論  
仁先生曰木氣耳王公大奇之益與深語為延譽公  
卿間而大理少卿馮公選部郎張公考功郎章公數  
用醫章先生欲薦用之先生遂巡謝曰僕老矣即微  
幸得一官安能歲活數百千人哉吏部業為請得福  
建布政司都事銜以歸歸復以醫顯數年而病瘧卒  
當先生病瘧時世貞以使事歸謁先生神思爽然笑  
相謂曰此疾王氏送行例也吾且行矣能無一言瞞  
我乎世貞不敢答久之竟卒又十三年而為隆慶元  
年十月十六日其諸子世雍等啓先生與周孺人之

葬於顧涇東祖塋之次而具狀來命銘周孺人故  
前先生七年卒先生壽七十有二孺人六十有六諸  
子某某女某某孫某某孫女某某世雍之狀曰先生  
性敦睦居恒以和柔善諸父兄卒而遇之恂恂然長  
者稍與校論公是非即抗聲不少屈與談理性輒益  
精言疊更僕不勸鄉黨有爭鬪為居間百方解救取  
息乃已先生故雅善工部郎曹而巨賈爭蘆洲者出  
橐中裝百金壽先生冀為曹公請先生慨然曰若固  
不知我柰何以私溷曹公州大夫萬公賢先生然恠  
先生不往見曰王君俗吏我耳先生竟逡巡弗往也

里有董生其兄弟相搆怨欲以田售先生先生為酒  
食好謂之曰吾及見若大父筆路而啟此田柰何輕  
售之且吾外人寧勝若兄弟耶董氏家得不敗其為  
長者如此周孺人尤孝謹治家能為德里開強力而  
外嚴先生有孟光氏風世貞所得先生為儒及醫事  
詳於狀其於狀所聞亦爾乃敬為銘曰

業農而儒畬乃菑業儒而醫德乃滋疇其論方意為  
師我饑我粥癰我治崇丘之枯發柔莢陰功繩繩逮  
孫枝

登仕佐郎鴻臚序班小東顧公暨配劉孺人合

墓誌銘

太卿公之編管保安也杖創甚不任瘠矣而其子鴻臚君手一襆而從曰即不敢以後大人地下太卿公創已起趣君歸乃拮据生理曰微夫居者孰與資行者蓋自是太卿公亡內顧慮而君又用餘羨入訾繇諸生升上舍至拜鴻臚序班先太卿公官矣

先帝之初元褒嘉故爭臣謫徙者太卿公起徒間為銀臺叅議晉丞京兆佐廷尉一歲中超遷至九卿而君猶在鴻臚母故每入朝君偃而太卿公循墻佩琚之聲相屬一旦太卿公以年至謝事君亦上疏歸都

門之外祖席前後君疏傳父子者天下聞而榮之君歸而業五十餘上太卿公壽蓋吾吳朱恭肅公八十時其子都事景固六十觴相屬也都大夫以擬君父子而亡何君竟用末疾困不起太卿公乃大悲曰天乎兒遂亦先吾逝耶謂世貞習史氏言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州之新安里而婦劉孺人前五歲塋且窆合矣介徐子有說狀手益以事行而屬之誌銘君顧姓諱可立字聞禮世為太倉州人其先晉司空和數十傳而曰思魯公以理學聞婁蹇

高帝徵不就最後部使者賢之祠於郡生思恂公思

恂公生寶善公寶善公長者生海隱公海隱公賢以  
太卿公承京兆貴封如其官太卿公名存仁其為給  
事中時上書廣曠恩抑邪佞數事忤旨杖止闕下死  
而復蘇直聲振一時妻盛恭人實生君君以受其父  
易尋改受禮凡五試而五不勝始謁吏部選得令官  
君謂鴻臚嶽嶽疇能折其角哉而顧以情自損令人  
弁髦之也即未辨色盛服危立朝門者司之必君而  
其侍

穆宗裕邸進退雍容是都上目送君且曰是夫益聞  
禮者左右以語君詫謂上似能舉君字異數也君為  
人敦朴寡言咲居平若惛惛而中甚辨智其治生雖  
米鹽果蔬竹木瑣屑必有度太卿公謫君則代治內  
公歸杜門君則代治外其造請賓客亡間寒暑風雨  
出入恒戴星以故生平不當月旦譏而所與即堡市  
人得君一語賢於券矣然君又能佐太卿公施公嘗  
以百畝田續族食百畝田濟區役百畝田共郡諸生  
而君心念太倉公故里豈其忘之將無困弗繼耶因  
割私田二百畝為太倉諸生供而都御史銅梁公義  
君事為勒石矣嘗有字表緩急君貸所知金援之不  
足則捐常飲器以繼而責進者踵門謂君曷不以償



我公謝曰吾尚虛人德而敢為德於人第不忍其急耳君娶於劉劉父儀曹郎璋沒諸所給喪葬及門戶庸調一切身任之凡環顧而稱宗族交知者視顧若外藏君所為受匈竟其身不以食德故有倦色太卿公感君事空橐中金買田可六百益為族食續至成積倉銅梁公檄君為其長而君竟用末疾逝矣君生以正德己卯逝以萬曆癸酉年僅五十有五所謂劉孺人者少長京師母曰王宜人及笄歸君嘗讀書略通大誼精女工旁及家人產靜共儉勤太卿公與繼配謝恭人良宜之而病無子君稍寘媵亦竟孺人無子夫君不以無子故廢孺人禮孺人不以媵故廢君禮交相莊也孺人以四十七歿歿之明年而君媵陳有子曰阿蛇為聘大理寺副大武女大武則儀部郎璋子也蓋顧劉世再婚姻若朱陳云銘曰  
將下壽而猶為人子以一命止將不稱夭而不能使顧之祀是啟而竟俱死若俱有憾於人理者然為內德而宜於閭為外德而宜於里以無愧太卿公之家人曰亦可以已矣

故昭毅將軍上輕車都尉福建等處都指揮使  
司掌司事署都指揮僉事張君墓誌銘

余所友者張將軍元凱為布衣歛竟歲其權曰日傳  
其容而追余拜且請曰幸有以銘吾父昭毅君之墓  
問其卒十載所矣而猶未葬也已又其出其友王子  
百穀之狀曰是所待以不朽者二先生夫余而以元  
凱友也則銘之余而以百穀狀也則銘之然而昭毅  
君故先百穀而識余者也按狀君諱建節字子行別  
號咸虛其先鳳陽之五河人六世祖得從  
高皇帝起義為徐州衛千戶有二子長祥襲而遷陝  
西慶陽衛指揮同知次真從

文皇帝下金陵以宿衛忠奮授徐州衛指揮使調浙

江臨山衛遂為其司都指揮叟遷右軍都督同知填  
浙如故有子智以病廢孫英襲調蘇州衛自是兩家  
兄弟俱重於秦吳間有世官而其居吳者尤著英亡  
子弟葵襲葵生敘敘生瑀為君父瑀有文武才握衛  
符者垂三十年而屬世承平外侮不競弗獲以功名  
自顯見君生七歲而喪母顧淑人哀毀如成人蔣淑  
人來稱母謂君能子矣是時張氏以俠聞江南甲第  
樓觀假山池前堂羅鐘鼓立曲旃羅綺曳地出從平  
頭奴駿馬而君於其間獨布素自喜又日夜習讀經  
史為書生業父瑀內奇之謾曰家世材官介士不於

三尺取封業而至齷齪鉛塹為君跪謝曰將相不偏廢也且鉛塹三尺所受使父瑀語屈而御史視學者已試君高等補郡諸生自是試輒傾其諸生以至有既廩而其於應天凡三試輒不利最後父瑀卒當襲君請於御史得如諸生制終喪而襲御史善之後遂為指揮使當復應武舉試應試者謂所射策論難毋若君何即君射亦無若吾屬何也已君騎而馳射鵠耦射又鵠乃大驚歎遂為第一人君凡三試而兩為第一其最後以策太奇忤御史猶第二而至部試輒數奇不第如諸生時然御史天民薦之已御史魏復

薦之後與都御史黯合薦之御史洛復薦之它御史先後尉薦至再三俱報聞而君之為指揮也蓋視衛符如瑀時嘉興所者故衛屬也其舍人兒張生富而入賞為衛指揮欲列坐視事君怒曰即不肖從諸將軍其先皆自汗馬得之何至媚賈人骨哉顧左右移張坐勿設張大愧夜行金三百為壽公指其門曰此非入賞所也則以緹帥陸太保炳書來解君弗啟封曰吾賤不識陸公也衛故與郡鈞禮它指揮即不敢以鈞禮請而君獨行之自如郡守丞初亦不自得徐察君衛事治而所接談議斷斷見風采至與之推風

雅觀酒德久而非君無歡也時暴有倭警都御史蔡公檄諸將軍樓船出海錯愕不敢發君解印綬佩其副曰吾難吾綬哉促韎帕韋附注穀而從少年蒼頭數十人前薄賊賊為之披靡矣而遷南京總漕行都指揮事以去君既持廉無所射狗而能察用其下即偏裨少不法袒而受杖惴惴受約束以故其漕績獨稱諸帥冠踰年遂為真而僉鄭陽都司事而章中丞煥者君故人熟知君才數令行部上便宜諸非軍事而疑者亦輒以屬君棗陽大俠鄭負險數壁亡命匿稅田百千頃官數捕不得君單騎入其巢縛之出眾睥睨莫敢動遂置鄭法而沒其田中丞上君績遷長福建都司亡幾而倭薄省城大震諸守帥皇恐不暇食飲君與其舍人雅歌投壺自如撫臣者失其名司而難之而君所治虎落躡石勁弩長戟守具精甚而所將士又選賊望見君幟即不敢壁而移壁他所既賊退撫臣乃更愧恨君以三千金檄君治兵甲人或謂君名為兵甲耳君誠能捐其半為撫公壽必德君而其半尚可橐也公謝不可日夜趣治兵甲咸犀利先期報撫臣乃大失望而以君按兵匿籍得六千人更用為擾而劾之君坐罷君乃大喜曰今而後庶幾

今州山人稱卷之十一  
還吾書生哉即日歸解橐中裝直可二百金悉以推  
其孽弟建寅而躬理泉石花木之業與故吏部郎穀祥  
彭徵君年章憲使美中輩課詩酒以自娛識者謂大司  
馬尺一旦夕下君而君以羸疾逝矣君逝以嘉靖丙  
寅距其生正德壬申春秋五十有四娶於陸故太宰  
公完孫女子一即元凱娶於王即吏部郎女也孫男  
三某某所著有毛詩問難四卷北游錄二卷軍政條  
約四卷戰守說各一卷問漕集二卷續漕志二卷楚  
游稿一卷守閩說一卷樂志園集四卷藏於家讀者  
蓋猶悲其志云王子曰簾遠地則堂高以張君所不  
接賈人子並列也而又與郡守丞抗行雖鴟而弁已  
偶然若惠文士可不知自重哉自君之為衛斥私糧  
三百以賦士又不欲賦衛尺縷以自益而橐橐然然  
其愛士溺詩酒甚而無損官卒自致闡帥也乃元凱  
亦能文婁冠武薦握衛符遷漕總其治大略倣君而  
中廢視君益貧者何也元凱之愛士溺詩酒而損官  
以為不如君則可以為非君之子則不可乃為銘曰  
是為吳儒將張君之阡汝栢之卷然汝室之殫然有  
書數編而突無烟是為汝之象賢



